



PL
2455
H682
1672
v.8

文選

卷

八

文

梁昭明文選卷第八

明吳郡張鳳翼纂註

延陵吳芝校訂

○七命八首

并序共為八首

張協

協字景陽載之中弟仕西晉至中書郎河間內史

冲漠公子含華隱曜

冲漠冲虚恬漠也公子蓋假托言之也

嘉遜龍盤

翫世高蹈

嘉遜遜之善者蟠屈也

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

老子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

絕景吞響者使人不見不聞也

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

徇華猶云務外也假

設此大夫聞冲漠公子而就問也

乃勅雲輅驂飛黃

輅車也驂駕也飛黃神馬也大

夫乘此越奔沙輾流霜越過也奔沙即流沙也流凌而行也

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扶搖上行風也謂乘虛而旌

拂霄堦五軌出蒼垠乘空而行故旌旗拂於雲霄之

垠畔也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

顧石室而廻輪重岫石室皆所行歷險阻遂適冲漠

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深寂溟海渾濩

涌其後嶰谷勞嘈曹張其前東王所居山外有員

之溟海渾流聲也濩雷下貌嶰尋竹竦莖蔭其壑百

籟羣鳴聾其山尋竹尋丈竹也莊子地籟則衆竅是

衝騰發而迴日飛礫起而麗天

衝騰急風也迴日使却行也礫石也因風

而起附於天也

於是登絕巘迴長風陳蕭惑之辭命公子於

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

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

玉牒金冊並國

史也沒死也勒記也洪大也伐功也謂生則顯名當時沒則流芳百世也

今公子違世陸

沉避地獨竄

陸沉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沉也違避也竄藏也

有生之歡滅

資父之義廢

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愁洽百年苦溢千歲何

異促鱗之游汀寧短羽之棲翳薈

烏會反促鱗小魚也短羽小鳥也汀

寧淺水也翳薈草叢也

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

之至娛

天人之大寶謂富貴榮華也縱性之至娛謂聲色滋味也

窮地而遊中天

而居

所遊者廣所居者安也

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

傾殫盡也

鑽

屈轂之瓠解䟽屬之拘子欲之乎

鑽解猶云破其惑也屈轂之瓠謂宋

人屈轂往見齊士田仲謂之曰轂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願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斷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爲也屈轂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䟽屬之拘謂貳負殺楔獠帝乃桎之䟽屬之山桎其右足及縛兩手二者喻公子無用於世而苦自羈束也

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

不敏敬聽嘉話

以上序也萃集也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

北方極陰故曰太冥

含黃鐘以吐

幹據蒼岑而孤生

黃鐘音律之長也幹枝也岑山也孤特也

既乃瓊巘嶒

峻金岸岬

步音啼瓊巘玉山也金岸岸之迷生金者增峻岬嶒險高貌

左當風

谷右臨雲谿

風所生之谷雲所出之谿

上無凌虛之巢下無跼實

之蹊

跼蹊路也謂險極

搖川峻挺茗邈茗嶢

川危也峻高也挺出也茗邈茗

巖高遠貌

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

謂桐多受風露也

零雪

寫其根霏霜封其條

零落也根謂桐根也

木既繁而後綠草木

素而先凋

謂桐後衆草而綠先衆木而衰也

於是構雲梯陟崢嶸

構樹

也陟升也

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

翦伐也蕤賓陽時也大呂陰時

也陰莖合陽柯用以爲琴

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

匠若伶倫善取材而知音

樂器舉樂奏促調高張

禮記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音朗號鐘韻清

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

鳳鳴曰歸昌八風八方之風也

啓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

中黃土色少宮主政蓐收秋神也淮南子

變商生羽

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

龍火火星秋則西南見暄暑也

飛霜

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

懷土謂思

歸也流宕謂遠遊也罹憂也

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

則涕流

柱軫也促急也酸鼻鼻中悲酸也揮彈也危高也

若乃追清哇赴嚴

節

哇謳也嚴節急節也

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

綠水白雪激楚

流風皆曲名

悲蕤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

蕤莢草日生一葉十六日

一葉月終則盡月小餘一葉望舒月
五日後則缺皆悲悼歲月之易往也
煢嫠為

之

避

標

避

嫠老為之嗚咽

煢嫠寡老之人聞此琴則驚心悲咽也

心也嗚咽悲也

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

王子喬拂其衣

纓傾耳來聽也噓開口鼻也仰秣者有草不食仰首而聽也

此蓋音曲之至妙子

豈能從我而聽之乎

以上命之以琴音也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雕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蔥

畫

為雲爛汗文色瓊壁以玉飾壁青蔥玉色

應門八襲旋臺九重

應門正南門也襲猶

重也旋曲也

表以百常之闕圓以萬雉之墉

表標也十六尺為常百常

言高也園繞也墉墻也

爾乃嘒榭迎風秀出中天

嘒高也列子周穆王築臺

號曰中天之臺
秀麗也出高也

翠觀岑青彫閣霞連

樓觀如山之青
彫閣如霞之連

長翼臨雲飛陞陵山

長翼屋檐也飛陞階
級也臨雲陵山高也

望玉繩而

結極承倒景而開軒

玉繩星名望此星結構也極棟
也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

倒在下望與
承皆言高也

頽素炳煥粉

汾

棋嵯峨

赤白之色雜於
室中粉棋屋上

支梁柱者炳煥
光貌嵯峨高貌

陰虬負檐陽馬承阿

虬龍陰物馬為
陽物謂刻作其

象負荷
承接也

錯以瑤英鏤以金華

鏤金玉於室宇之
中為花蔬之狀也

方䟽

含秀圓井吐葩

䟽窻也圓井謂屋內向下作
井形畫以蓮花若吐於中也

重殿疊

起交綺對櫨

重故為疊
交故為對

幽堂晝密明室夜朗

晝密謂
深也夜

朗謂
高敞

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

焦螟巢於蚊睫
見晏子春秋尺

雙蛭蛭也焦螟微蟲飛亦成風
尺蠖小物動乃成響言靜也

若乃日厭常玩體倦

帷幄携公子而雙遊時娛觀於林麓

竹木曰林
山足曰麓

登翠

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

華草雜色如錦之繁
光采飛動似星之照

陽葉春青陰條秋綠

陰條謂竹栢
松桂之流

華實代新承意恣

觀

華與實更代而新
任其意恣為觀賞

仰折神葩

葩

俯采朝蘭

蘭白芷
也神美

之邇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

邇向也蘅香草也
薄聚也椒塗種椒

道傍

爾乃浮三翼戲中沚

音止翼戰船也三
謂上中下三等也

潛鰓

先

駭驚翰起

魚謂之鰓猶車之為軫也
船行而池之魚鳥駭驚

沈絲結飛矰理

絲網也矰
弋鳥箭也

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

用矰弋鳥故挂於赤霄之外施網取魚
故出於深淵之下紫淵其深色然也

然後縱棹隨

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拊雲和

孤竹管也雲和瑟也

淵客唱淮南

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

淵客習水者榜人船長也淮南采菱並曲名

歌曰

乘鳧舟兮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雲芝

舟為鳧形今吳之青雀舳其遺

象也嬉戲也

樂以忘戚遊以卒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

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

此命之以居室泛舟之樂

也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

西方白其音商手詩九月授衣

天

凝地閉風厲霜飛

凝猶結也厲嚴也

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

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

條勁葉稀言秋時也因氣效殺言獵也西方為

金故曰金郊講師謂講武也

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

輕武戎剛四車名漢書衛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雲髦雲旂竿上施髦也雄芒鋒刃也

駕紅陽

之飛驚驂唐公之鸛鵒

紅陽飛驚未詳或曰駿馬圖有舍陽侯驃疑舍即紅聲之

誤飛驚良馬名左傳唐成公有兩鸛鵒馬鸛鵒鴈也馬似之驂亦駕也

屯羽隊於外林

縱輕翼於中荒

屯聚也羽隊持箭者為隊伍輕翼謂鷹鸛之類

爾乃布飛羆

張脩畏陵黃岑挂青巒

羆苦謂之羆畏音旻鹿網也陵挂設網也

畫長壑

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

畫以為限守所獵地也網羅既密關守已周故獸無疏漏

遺走之處

叩鉦數校舉麾旌獲

校獵衆也獲獵所得也擊鉦以數校舉麾以論其所

獲也 穀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翮 穀張弓弩機弩牙也 以金為之鳴鏑

今之響箭是也 剛豪獸也 連騎競驚駢武齊轍 駢並也武迹也轍車迹也 驚亂馳也

駢並也武迹也 翕忽揮霍雲迴風列 並飛走也 亂急也 聲動響飛

形移景發舉戈林竦揮鋒電滅 竦驚也電滅言疾也 仰傾雲巢

俯殫地穴 雲巢高巢也地穴獸所處殫傾皆盡也 乃有圓文之玃 牽斑

題之縱 音宗 玃縱獸名 圓文者其文圓也 斑題斑額者 鼓鬣風生怒目電睒

七容反 口齧霜刃足撥飛鋒 齧胡狡切鋒刃也此齧皆獸與人爭鬪狀也 駢

忽林蹶石扣跋幽叢 駢以鼻搖動也 蹶動搖之貌扣擊也恐懼馳走之狀也 於

是飛黃奮銳賁石逞伎蹙封豨 喜 債馮豕 飛飛廉黃中黃賁孟

扇炭

豐隆雷公也飛廉風伯也奮舉也奮雄扇炭以鑄劍也

神器化成陽文陰

縵

莫半切神器劍也化成言造化所成也干將造劍夫妻斷髮揃爪投入爐中使童女三百鼓索裝炭

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縵理

流綺星連浮彩豔發

綺劍紋星劍上所列者彩色也豔光也

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鏘水凝

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

豪曹巨闕並劍名冠加其上也珍重也

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

越絕書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

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被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軍頭畢白 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

奔駟馬也灑灑血也斷

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

浮翮飛鳥也工能也

絕亦斷也重甲兩重之甲也云爾而已哉猶云豈但如此也

若其靈寶則舒辟無

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

薛燭風胡二人知劍者也辟卷也言

此劍神靈之寶舒卷不常奇模異狀能震動驚駭人也

價兼三鄉聲貴二都

越絕

昔勾踐示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實二鄉而云三者避下文也

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

吳有湛盧劍王無道劍夜飛去入水楚王得之秦聞

之求而不與此乃先去吳而後傾秦今先云秦者蓋取韻也

是以功冠萬載威曜

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

八戎

九國九州也八戎八方也

爪牙景附函夏承風

景附言英雄來附者如影

之附形也函夏中國也承風懼服也

此蓋希世之神兵

神兵言劍也

子豈能

貞育夏育並古之勇人也銳勇也
伎巧也封馮皆大也獬豸豕也
拉魃舍魃挫獬

廌宅音鈎爪摧鋸牙押北買切魃白虎魃黑虎獬廌

為勇士挫拉爪牙雖如似鹿而一角押兩手擊也既
勾鋸之利並見摧折也

掛山僵踣掩澤溺漫狼藉傾於榛林倒於溪壑言獸
死者多也四足死者曰齒僵仆也踣

前覆也藪為毛林隰為丹薄藪澤之中禽獸之毛成林
原隰之木禽獸之血成薄

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鳶禮記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鳶者剝鳥皮置之竿上也

撤去也頓下也言獸已盡開去
其圍頓下其網卷藏旆旌也

尚書傳鳥獸新殺曰鮮虞人林衡周時
掌山澤官命數其所獲之獸計其殺者

馬韜弦最功第一也犒肴駟連鑣酒駕方軒鑣馬銜
也肴膳

也方並也軒車也謂宴軍士其膳以駟馬連銜而行其酒用車載並駕而行也

千鍾電醕

子

萬燧星繁

鍾酒器也電疾也醕盡也燧謂舉火以知酒盡也星繁言火多也

陵阜霑

流膏谿谷厭芳煙

飲食充盈故脂膏香氣霑足於陵阜谿谷間也

歡極樂殫

迴節而旋此亦田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

此命之以田獵之娛也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

陽劒劒名歐冶善為劒者營作也

邪谿

之鋌赤山之精

邪谿赤山山銅鐵鋌鐵名精銅之純者

銷踰羊頭鑊越

鍛成

鑄鐵不消以羊頭骨灰致之乃銷鑊鐵鋌也鍛成謂濟南鍛成之劒踰越皆過之也

乃鍊

乃鑠萬辟干灌

鍊鑠辟灌並銷鑄銀鍊之名萬干言多也

豐隆奮椎飛廉

從我而服之乎

此命之以劍術之雄也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

天驥天馬也奇逸之態超越眾馬

稟氣

靈淵受精皎月

遜甲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記地生月精為

馬月數十二故

眸睨開黑照玄彩紺發

眸眼也睨白精也言眼黑

馬十二月而生

白分明玄采黑色

沫如揮紅汗如振血

大宛馬汗血濡濡也沫口

也紺青赤色也

沫秦青不能識其眾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

管青秦牙九方

堙皆善相馬者眾尺即相馬經之尺寸也若滅猶云恍惚不見言馬行疾也

爾乃巾雲軒

踐朝霧

巾猶衣也

越春衢整秋御蚪蝓螭騰麟超龍翥

蚪螭

亦龍也麟神獸踊騰超翥並疾飛貌

望山載奔視林載赴

載則也

氣盛怒

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

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

浮箭謂水漏刻言刻未移已再及千里之道以上皆言馬

走之速也

爾乃踰天垠越地隔

垠畔也隔界也

過汗漫之所不游

躡章亥之所未跡

淮南子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又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

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言此馬過此三人行歷之跡也

陽鳥爲之頓羽夸父

爲之投策

陽鳥日中鳥也夸父鄧夸父杖策與日競走此馬行過之頓下也

斯蓋天

下之僞乘子豈從我而御之乎

此命之以馳騎之快也

公子曰

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

大梁郡名出黍瓊山出禾此篇所述鳥獸魚蟲

之類皆謂供饌也

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

后稷播種百穀神農嘗百草

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

六禽鴈鶉鷄雉鳩鵲四膳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菽

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彘各異其肴也

窮海之錯極陸之毛

海中滋味

曰錯言雜也凡地之所生謂之毛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伊尹也庖子庖丁也

味重九沸和兼勺藥

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和九沸九變故曰重

九沸勺藥為五味之和故曰兼

晨鳧露鵠霜鷄

丁

黃雀

晨晨飛也霜露既降鵠鷄

乃美故云霜露

園校星亂方丈華錯

員案方丈列席也星亂華錯言多也

封熊

之踞翰音之跖

封大也熊獸名踞掌也翰音雞也跖足也

鷄髀狸脣髦殘

象白

皆美味也髀外股也殘謂為猛獸所食之殘者亦猶熊白謂脂也亦猶熊白

靈淵之

龜萊黃之鮐

東萊郡有黃縣鮐海魚也音台

丹穴之鸚玄豹之胎

丹山

之穴鳳雛也

蟬

善

以秋橙醑

添

以春梅

蟬煮也醑和也梅橙果實

也其味酸以煮可和諸味橙秋熟梅春熟故云春秋

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

之杯

商王帝辛皆謂紂箸杯謂象箸玉杯也

范公之鱗出自九溪

范蠡以六

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鯉不相食易長故言范公之鱗

頽尾

丹鯉紫翼青鬚

音耆毛詩魴魚頽尾頽丹赤色

爾乃命支離飛霜鍰

紅肌綺散素膚雪落

支離屠龍者霜鍰刃也肉之紅者如綺素者如雪散落為刃所

破也

婁子之毫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

離婁

明目者蟬翼言薄也謂厠人切剖魚之細而薄也

繁肴既闕亦有寒羞

闕終也寒

羞謂寒具也
商山之果漢臯之榛榛橘類
析龍眼之房剖椰

以子之殼龍眼如荔枝而小味甘椰樹似檳榔實大如瓠裏有汁美如蜜核可作飲器殼即核

也苦豆切叶
芳旨萬選承意代奏芳香也旨美也謂香美之味萬度選擇承意所

欲更代而進
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荆南豫北地名烏程竹葉酒名浮

蟻星沸飛華萍接酒上有浮者如蟻故云浮蟻星沸言多也飛華華飛酒面珠也萍接

如萍之相連接也
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玄石即飲中山干日酒者儀氏

即儀狄也
傾囷一朝可以流酒干日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

酒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楚與晉戰或進王一單酒王欲與軍士共之則

少而不徧乃傾酒於水令眾迎流而飲之
士卒皆感惠盡力遂大捷單謂一樽也
斯人神之

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

欣羨欣慕也煒曄榮之也子豈能彊起

而御之乎

御食也此命之以酒肴之美也

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

昔毒之味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爽傷也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

腊久也言厚味者其毒久此答珍羞之不可御也

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

呂氏春秋肥肉厚酒以務相彊命曰爛腸之食亡國之器玉杯象箸之類此答肴酒之不可御也雖

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

融朗

也啓開也徵應也上說公子皆不入今說晉朝繼明之德以曉之晉金德王故曰金華大人天子也

代照配天光宅

言晉德繼日之明以代其照配天之德以宅中土也

其基德也

隆於姬公之處岐

姬公文王也

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

亳

有殷湯也亳湯所都

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

豐其澤

南箕星名主風畢星主雨離附離也月行附麗于畢則雨故云離畢言晉德之及物甚於

風雲也

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

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

雲官黃帝時鳥紀少昊帝時穆美也

王

猷四塞函夏謐寧

猷道也四塞克塞於四方也函夏中土也謐安也

丹冥投

烽青微

所釋警

丹冥南方也青微東方也言蜀已破去烽火吳已平釋戍候也

却馬

於糞車之轆銘德於昆吾之鼎

却馬糞車言兵甲不用却走馬駕農車也

鼎鑄金為器有德銘於上昆吾地名作鼎之處

羣氓反素時文載郁

羣氓民也反素

謂反於朴素文謂禮樂也郁文盛也

耕父推畔魚豎讓陸

推亦讓也魚豎謂捕魚人

也凡釣魚者據於陸而臨於水今沾王化皆能有讓也

樵夫恥危冠之飾與臺

笑短後之服

樵夫采薪者也與臺賤人也危冠武弁也短後服戎衣也恥笑不用也

六

合時邕巍巍蕩蕩玄齟

徒堯

巷歌黃髮擊壤

齟古髻字

解義

皇之繩錯陶唐之象

繩結繩也錯雜用也象法也堯為象刑故云唐

若乃華

裔之夷流荒之貊

左傳裔不謀夏尚書五百里荒服二百里流

語不傳於

輶軒地不被乎正朔

言極遠也

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

于時昆歧

岐

感惠無思不擾

于時謂當時也昆歧昆蟲也擾馴也

苑戲

九尾之禽園棲三足之鳥

春秋元命苞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禽鳥獸之總名也

三足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鳴鳳在林翥賀於黃帝之圃糞多有

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孔甲少康後九世之君也萬物烟燭天地

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褐逸人服

也韋皮帶亦野人之帶言野無遺賢也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象刻

百工傳說也兆發靈蔡太公也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刻其形象而求之文王卜出田於渭陽得太公以歸

靈蔡謂也摺紳濟濟軒冕藹藹摺紳軒冕衣冠車服也濟濟藹藹美盛貌功

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

蹶疾起貌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

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庚市子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鬪者庚市

子毀王於其間而鬪者止齊閔王病瘠往宋迎文摯
 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摯如
 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
 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
 烹文摯太子與后
 請不得遂烹文摯
 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

部
 家之屋

老子五音令人耳聾周易豐其屋蔀其家蔀言障蔽也

田遊馳蕩利

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

子至聞皇風載馳

于

時聖道淳

馳是也

舉實為秋摘藻

為春

舉實言質也摘藻言文也謂其文質並茂如秋實春華也摘發也藻文也

下有可封

之民上有大哉之君

尚書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大哉堯之為君

余雖不

敏請尋後塵

尋後塵猶云步武也

詔○求賢良詔

詔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於天下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

致千里

蹏蹏也杜計切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負俗之累犯時

譏而見

夫泛駕之馬跡

拓弛氏式

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泛覆也馬有餘力乃能敗駕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

其令州縣察吏

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

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眾同也察審也審知然後薦之

一一一

文選纂言

○賢良詔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輒犯也日

月所燭莫不率俾

燭照也俾使也

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

鳥獸

錯置也去聲

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

服

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在扶餘之東北發國名渠搜屬雍州在金河關之西氏羌別在西方

星辰

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

洛出圖書嗚呼何施而臻此乎

施爲也臻至也

今朕獲奉宗

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

言危懼也

猗

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

衛美也偉大也歎宗

廟事大何行可以明光先帝大業美德也

上叅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

不能遠德

言我不達不能遠比堯舜三王之道

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

子大夫謂賢良人也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

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冊魏公九錫文冊符命也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

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

潘勗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也少有逸才為尚書右丞

制詔制詔者王之言必為法制也詔猶告也此漢獻帝之制也使持節丞相領冀

州牧武平侯建安元年天子假曹操節鉞封武平侯建安九年領冀州牧執節朕以

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西土長安也唐安邑也衛河內

也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君若贅旒然旒旗旒也贅猶綴也譬為下所執持

東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連帶城邑覬覦下冀望上

也位一人尺土朕無獲焉言天下已不為我有即我高祖之命將

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

假寐不脫衣冠而寢

曰惟

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

先正前賢也言我祖父股肱之賢其誰憂

我身乃誘天衷誕育丞相

誕大也育生也丞相操也

保乂我皇家弘

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

將封

為魏公授其古先常行之禮使敬承我命

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

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

羣后謂諸侯也諸侯見王室遭難皆去其位相與協謀安定之策而操則引進忠誠先開兵戎之行伍以除亂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

討之翦除其跡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

黃巾賊張角也兵皆

著黃巾於首反易天常謂亂天之常道也三州謂青州兗州東平郡也翦除其跡謂盡殺也東夏洛陽也

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尅黜其難韓暹楊奉並董卓將

也黜退也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

鬼神於是獲又此又君之功也建安元年洛陽殘破操遷都許至是宗廟

社稷制度始立兆設壇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

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

之功也袁術欲稱帝於淮南操征之術奔軍走畱其將橋蕤操擊破蕤等斬之蘄縣屬沛在陳東

廻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軒將返張楊沮斃睦雖固伏

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建安四年操征呂布張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

楊將睦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操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張繡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衆屯宛操南征軍育水繡等降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

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

貫白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建安

五年操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操擊瓊斬之紹奔軍走屈至也官渡地名殲殺也俾

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

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

四州青冀幽并也袁紹出長子譚領青州操攻譚破之斬

譚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操征幹斬之

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

功也

操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島黑山賊張燕率其衆降

烏丸三

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

滅此又君之功也

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踰

頓尤疆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言其亂已經二主故云二世袁尚因烏丸據塞北之地以為逆而操經行險阻束馬懸車劉表背誕不供貢職誕欺王師

首路威風先逝

首向也逝往也言天子大軍將向路而威聲已先往

百城入郡

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

百城入郡謂劉表所據地也交臂屈膝謂相率來降

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

馬超成宜據關

中同為惡逆以相濟濱據臨河也河潼潼關也

殄之渭南獻馘

古

萬計

言盡殺之

於渭水之南馘割耳也戰勝則割死人

遂定邊城撫

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口

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

鮮卑丁令二國名白屋今隸羯也請吏請為之

置吏也

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敘海內

班即班爵祿之

班敘即彛倫攸敘之敘

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

政民不回慝

回慝邪惡也

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

罔不咸秩

敦崇厚也秩序也耆舊之德及前代立功之人無不序也

雖伊尹格于

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格至也言雖伊周之格于皇天光于

四海比之曹操皆不足言也

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

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

也

蕃衛謂援護也

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

周成謂成王管蔡管

叔蔡叔也不靖謂作亂也懲難念功謂懲見在之難而念已往之功也

乃使邵康公錫

齊太公履

錫賜也履足履使得行於四方專征伐之意

東至于海西至于

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

五侯

公侯伯子男也九伯九州之長也

世祚太師以表東海

表顯也

爰及襄

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

輅虎賁鈇鉞拒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

襄王之時楚叛

王命晉侯與之戰楚人敗績王乃命晉侯為諸侯之長賜以二輅車虎賁勇士鈇鉞兵器拒黑黍也鬯香草也今祭祖者用之

故周室之不壞繫

鳥

二國是賴

二國齊晉也左傳王

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繫伯舅

今君稱不

是賴繫發聲將封錫曹操乃引此古典

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

尚書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稱不

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

天命上引古人此重述操也

綏爰九域罔不率俾

綏安也爰於也九域九州也率循也俾使也

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

朕甚惡

女焉惡慙也

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

眇小也

永

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

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

凡十郡封君為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

綏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

慮

陽人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錫君玄土苴予以

白茅爰契余龜用建冢社方書緯天子社東方青南方亦西方白北方黑上冒

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魏在北故云玄毛詩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冢社大社也

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畢公毛公周邵師保

出為二伯邵公周公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

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

上故傳武平侯印綬風俗通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云故傳操先封武平侯今

下魏國璽故武平侯印綬并宜上還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

經緯禮律為民軌儀經緯猶織成也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

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

輅車也玄牡馬也二駟八匹也

君

勸分務本嗇民昏作

勸分有無相濟也昏強也

粟帛滯積大業惟

興

滯積多也

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袞冕三公服也舄履也

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

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軒懸諸侯樂也佾列也謂以舞人為行列有六行行六人

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

翼佐也

遠人回面華夏充實

回面

內向也

是用錫君朱戶以居

朱戶天子禮也

君研其明哲思帝

所難

知人惟帝其難之

官才任賢羣善必舉

任官惟賢才

是用錫

君納陛以登

納陛者致於殿兩陛之間使其上殿

君秉國之均正色處

中秉執也正色謂無私也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有纖

處中處大中之道也毫之奸無不虎賁言其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猛也皆百

抑而退之夫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犯

長夫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犯

關于紀莫不誅殛左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驤舉也

方四角也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

旅盧弓十旅矢千彤赤也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

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西珪瓚副

焉卣中樽也以圭為杓謂之珪瓚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

漢初諸王之制

魏公之國置丞相官及卿大夫百官如漢諸侯之法

君往欽哉

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

戒以簡閱憂恤

其衆上也
亮信也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令 ○宣德皇后令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琊臨沂人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

等奏太后勸進令昉為太后令梁王受禪秦法皇后太子稱令令命也

任昉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具位謂在位百官

夫功在不賞故庸勳

之典蓋闕

功不賞言功高也庸勳之典蓋闕謂報功之典無可脩也

施倖造物則

謝德之途已寡

功倖造化則欲酬其德而其路無由故云寡劉廙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

蓋此意也

要不得不彊為之名使荃宰有寄

言不得不立為名號使君

臣有所寄託也荃君也宰臣也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公謂梁王也

不改

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不改參辰不易日月

謂不外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九州之長皆仰望而
至止也二儀天地也真正也觀視也暴亂既除則正

視於天下在昔晦明隱鱗戢翼梁王微時潛其明如龍
鳳隱鱗翼也戢歛也博

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謂潛隱之時廣通經籍
尊師傳也博廣也讓齒

謂推尊也劒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

不能言

七略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
曰田駢天口辯析謂分別事理也

文擅雕龍

而成輒削藁

擅專也七略齊人為之語曰雕龍赫赫
言辭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也藁草也

爰在弱冠首應弓旌

凡天子招賢良皆
使使執弓旌為信

客遊梁朝則

聲華籍甚

漢相如枚乘之徒遊於梁孝王門聲名籍
甚謂衍初為巴陵王府法曹故以比之

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

薦進也梁王遷為
太尉王儉府祭酒

隆昌季年

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齊書鬱林王卽位改元隆昌明帝卽位改

元建武季末也惟新謂初也締結也構合也

功隆賞薄嘉庸英酬

酬報也

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

一馬言少也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

及史記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厲高也

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

存

漢酈受容位至六百石輒謝病而去比梁王辭爵祿也漢馮異每舍止處諸將並坐論功而馮異獨

屏於樹下軍中號爲大樹將軍言梁王不代功也

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

牧

擁執也旄以麾衆也司部司州也代謂北胡也牧放也

推轂樊鄧胡塵罕嘗

夕起

王者遣將必跪而推其車轂梁王將兵據樊鄧二城則胡兵之塵希能夕起

惟彼狡

童羣凶極虐

狡童指東昏也東昏卽位嬖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

衣冠泯絕

禮樂崩喪

言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泯滅也

既而鞠旅誓衆言

謀王室

與呂僧珍謀爲內伐鞠告也左傳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

白羽一麾黃

鳥底定

鬻子武王率兵車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

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甲既鱗下車亦瓦裂

尚書武王伐紂戰于

牧野紂之卒輻分車瓦裂甲如鱗下

致天之屆拱揖羣后

屆誅也言致天之誅但拱

手以揖百官公卿而已羣后謂百官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言功之多不可盡說是

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

總至四塞言克滿也

五老遊河飛星入

昴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

帝有惡焉輜軒萃止

堯見五老游於河而歌歌訖飛八千昇言梁王亦應有此瑞也

四履猶云四址也九伯九州伯也
帝齊融也慝慙也輜軒使車也
今遣某位某甲等

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遣某位某甲言遣某官也遣官各不能悉載故但言某字以該

之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毛詩我心匪席下可卷也周易不遠復無祇悔言梁

王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以請之庶使此志不為久遠而反覆也

卷之三

雜

七

止出式外式限計也

今般計其印字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諸侯言曰教宋公謂劉裕也義熙十三年北伐大軍

次畱城令

修張良廟

傅亮

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至散騎常侍

綱紀

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皆主簿宣之故

夫盛德

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易坤辭云君子黃中通理繫辭云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隣近也

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

流

夷平也出溺為拯

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

參軌比跡也伊伊尹也望

呂望也如仁管仲也

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

子房受黃石兵法於圯橋商洛

山名四皓居其中子房為呂后顯默之際宵然難究

畫策迎之以定太子位契合也或顯或晦官然淵流浩瀼莫測其端矣言其度量深遠不可測度

也塗次舊沛佇駕留城塗次佇駕指宋公而言靈廟

荒頓遺像陳昧頓壞也昧闇也撫跡懷人永歎寔深過大梁

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史記魏有隱士

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人梁夷門監者禮記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

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擬之

若人亦足以云擬比也若人言此人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

蘩行潦以時致薦左傳蘋蘩蕰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抒懷古

之情存不刊之烈

刊潔也刊缺也烈業也

主者施行

文淵閣書

卷八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敎

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元王名交漢高祖

異母弟也封於楚諡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此見其荒蕪故令修之

傅亮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

孫卿

子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

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

斯境謂彭

城素風道業作範後昆

素風儉約純素之風道業謂博通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

也本支之祚實隆鄙宗

祚福也鄙者謙言也

遺芳餘烈奮乎百

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

翳然荒蕪莫翦謂無人翦除也

感遠存往

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

毛詩蔽芾甘棠勿翦勿伐

召公也為二伯止棠樹下聽訟決獄
後人思之故愛其樹而不忍伐也

追甄墟墓信陵

尚或不泯

甄表也泯滅也漢詔魏
信陵君守冢墓五家

況瓜瓞

庭結

所興開

源自本者乎

毛詩曰綿綿
瓜瓞瓞蔓也

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

掃便可施行

蠲免也復除也謂免除近
墓五家徭役令長給灑掃

問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慧博涉有才爲中書郎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

后

后亦君也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

之請

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

華封致乘雲之拜

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

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聞于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爲拜華封爲請此互文也

或揚旌求士或設簾待賢

舜有告善之旌旌旛也設之五達之道大禹治天下

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簾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鞞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于古

敷布也

朕寅

奉天命恭惟永圖

寅敬也永圖長策也

審聽高居載懷祇懼

六

曰王道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祇敬也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禮記動則

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言事則史書之未箴謂未有直言之戒象象魏也

寤寐嘉猷延

佇忠實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

禮記鄉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

考者升之於學曰俊士學太學也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

四科之首

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故事三公辭召以四科取士

鹽梅之和屬有

望焉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號公納諫

國語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

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

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直言

躬耕帝籍天子

三推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

良以

食惟民天農為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

無遷

雖有城池之險無粟則不守雖有水旱之災有備則無患

朕式照前經寶茲

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

農祥房星也晨正謂

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青旗朱紘皆躬耕時旗飾也

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

月令云杏花生種百穀呂氏春秋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穫者收也愆失也

文選卷八

清

古文

泠風述遵無廢

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

清泠風和風所以成穀也明述其義使人法之農事無廢也

而釋耒佩牛相訟莫

反

鹽鐵論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

犢曰何為帶牛佩犢訟緣也言惰業之人不復知改也

兼貧擅富浸以為俗

富者

兼役貧民擅專也其事為時俗之常也

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爰易也言

欲使人以上中下均易之創為此制懼驚煩愚民也

渴

音赤

鹵可腴恐時無史白

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秦大夫白公為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渴鹵薄地也若使

此地可致膏腴恐時無史起白公也

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矢直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卹刑虞書茂典

舜典欽哉

故惟刑之恤哉

自氓俗澆弛

式

法令滋彰

澆薄也

肺石少不

冤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

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之冤肺石赤石也致之

於闕有冤訟者立於旁主司收之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春秋元命苞樹棘槐聽訟于其下劉隗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夜哭之鬼言冤抑者多思以雪之也朕所以明發動容

易食與慮

早起晚食動容貌典思慮言憂也

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

之嚴威

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左傳酈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

盾夏日之日也夏日可畏也冬日可愛也

永念畫冠緬追刑厝

墨子曰畫衣冠異章

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緬思貌刑厝不用刑也

徒以百鍰

環

輕科反行

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

百鍰金刑以金贖罪者周穆王有此刑科季葉穆王

時也四支謂墨劓宮割也創始也前古謂周也

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禽游

未詳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墻
深百仞問其左右人口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
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
矣使吾法無赦也猶人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
為不治韓非商鞅皆用此治秦乃霸故曰秦基

歌

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
淳于公少女緹縈詣闕歌雞

鳴之詩上書願入官為婢以贖父罪文帝憐其意
遂赦之令天下除肉刑故漢文之仁列于史牘

二

途如爽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二途謂一用
峻法一用寬

法爽不同也如欲寬猛兼
用請問所安昌言善言也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尚
書入政一曰食二曰貨

泉

才其不匱買遷通其有亡

表北也匱乏也則貴此之泉流使其不乏互遷

有者於無者之虞故曰通有無

既龜貝積寢緡

曼

纒

舉

王莽居攝更作

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緡纒錢貫也用錢以緡纒貫穿之也

世代茲多銷漏參

三倍

用錢年代多則銷磨缺漏減薄三倍

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

歲之貲

下貧謂甚貧也兼辰謂兩日也中產中平之產者游歲謂再歲也貲猶用也

惟瘼

卹隱無捨矜歎

瘼病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卹民隱而除其害無捨矜歎如云嗟歎不已

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命

巨

斜之谷開而出銅

言上天廣

臨下民賜我美寶開山

且有後命事茲鎔範

謂此銅後將命

出銅卽斜蜀中山名

克都內之金紹園府之職

栢子新論曰漢宣以

工人銷而爲錢以利於民也

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金錢也紹繼也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圜均而通也今將繼之也但赤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

言今欲爲錢若赤仄則姦

巧學鑄深爲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以赤銅爲其郭也榆莢如榆莢之薄也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開用也塞不通也悉盡也

又問治曆明時昭遷革之運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

遷革改變也宋均曰陽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淮南子冬至爲德夏至爲刑

分命顯於唐官

文條炳於鄒說

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嵎夷曰陽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謂鄒

衍說天五勝

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

廢職謂夏義和誦淫廢時亂日

也虧方謂失其方位也

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秉素指漢高斬

白蛇事也祇神祇也魏氏將興紛爭空軫疑論無歸

有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軫謂相垂戾也律歷五行日月之理紛

爭其事者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歸也朕獲纂洪基

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謂之玉燭風雨玉燭言風雨調和也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

子大夫何如哉今欲使如堯明俊德而義和敬順天時其道當何如其驪翰改

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驪黑馬也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翰

白馬也建寅為正今正月也建丑為正今十二月也言黑白改色寅丑殊建何者為可其分別明白言之

文選

卷八

三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

錄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御制天下也樞

北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物所仰而知四時之不失也

五辰空撫九序未

歌

五辰五行之時也九序謂六府三事也未歌者謂治化未成也

至於思政明臺訪

道宣室

管子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

感鬼神事而問之

若隆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

若隆即尚書民隆塗

炭之意軫轉也

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

徭者役也

幸四境無虞三

秋式稔

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年稔秋穀熟也

而多黍多稌

杜

不興兩穗

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

毛詩豐年多黍多稌張堪為漁陽太守勸

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幽七月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今多此

歎者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

疲弊之民難成產業

登爾於朝是

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言登汝於朝是望大議以治天下當無有異心

以正君可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

典堯典也命乃命羲和之類

上叶星象

下符川嶽

三公法三台九卿法北斗三公符五岳九卿符河海叶合也

必待天爵

具修人紀咸事然後浚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

置於朱宣下民不忒

朱宣少昊氏也少昊之立有鳳皇至故以鳥名官以鳳皇為歷

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開
九工開於黃序庶

丹鳥司開此五正也忒差失也

續其凝

工官也九工即舜命九官司司空司徒之類也
舜改正朔以土承火德色尚黃故云黃序庶

續眾事也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

禮記曰有虞氏之官
五十夏后官百殷官

凝成也

二百周官三百漢書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
至丞相十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

歷茲以降游惰寔繁

謂從漢至齊游散之
官怠惰之職者寔繁

若閑冗畢

弃則橫議無已

言若閑散之官盡
廢則怨嗟橫議

冕笏不澄則坐談

彌積

冕笏官之服飾也坐
談猶云清談廢事也

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則法
也言

用舍二途何法可修而
行之善為詳審以對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

召公與周公受分陝
之任漢書孝宣躬親

萬機勵精爲治常稱曰與我
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

以爲績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

必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

父治曹參爲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
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咎

鹽

危之域躋俗

於仁壽之地

文無害文無所枉害也臨危曰咎

是以賈誼有言下之

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而秦雉未馴

秋螟不散

頃猶向來也汰謂沙汰簡擇也珪符謂刺史銅墨謂縣令魯恭爲中牟令是時郡國

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椽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蟲不犯境一異化及鳥

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宋均遷九江太守山陽楚
沛多蝗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云未馴未散

言無魯恭宋

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關爾無

均其人也

聞

漢虞丘壽王為東郡守有詔賜壽王書曰子在朕
前智畧輻湊及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

前時何也言今所選

豈薪樵

山

之道未弘為網羅之

刺史縣令亦如此

目尚簡

毛詩芄芄棫樸薪之樵之言山木茂盛人得
而薪之賢人眾國家得而用之也簡略也網

羅目多則大可以得鳥目簡則小無
可得鳥言求賢不廣何由得賢也

悉意正辭無侵

執事

悉盡也無侵執事謂無恐侵犯
執事之臣而不正辭以對也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

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
以彊民不修其禮皆取權宜以為制度但利民彊國

而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抱朴子曰規行

矩步不可以救焚拯溺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

烈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修理也競馳逐也弃本徇末厥弊

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宋臣

墨翟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宣帝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

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孝經非聖人者無法既猶窮也謂道

窮而濟之以權也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

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言先衣食而後文藝也其道奚

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

不綱謂失其紀綱也關河州郡為羣賊分析

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失馭謂亂也淮汴二水名

朕思念舊民永言

攸濟

舊民謂晉宋經離亂之民永思其所以濟之也

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

加以納款通和布德修禮

納其款關之誠通其和好之禮

歌皇華而

遣使賦膏雨而懷賓

詩云皇皇者華遣使臣也皇華美也左傳季武子如晉晉侯饗

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

所以關洛動南

望之懷獯

勳

夷遽北歸之念

關洛中原也南望歸化也獯夷北虜也北歸退

避也

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

此喻北齊後魏也

無待干戈聊用

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

三輔後魏所都五州北齊所據

豫青徐兗冀曰五州

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何由也人誰或可問誰堪此任也誦述也沃猶洗也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昉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齊東昏侯無道比

之紂也

因籍時來乘此歷運當展永念猶懷愷德

天子當展

而立展屏風也

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

季謂末年

衣冠禮樂掃

地無餘斲雕刊方經綸草昧

漢書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樸去角之為

刊周易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

採三王之禮冠履龕分因六代之

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

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

夫判懸士特懸言上下禮樂雖有分辨而制度猶未定國用尚未足也

若終畝不稅則

國用靡資

國語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

百姓不足則側隱深慮每

時入芻藁歲課田租

芻藁草也以供廐馬之食課歛也

愀然疚懷如

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

滿堂飲酒

有一人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故曰滿堂之念家給家家皆給也饒足也

漸登九年之

蓄稍去關市之賦

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少至多故云漸登蓄積也古者稅關市謂出

入由關市之門者稅錢今將去之

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

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

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

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

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
農家流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略有六藝
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
略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
曰六書六曰九數百家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家
言百舉其大數庶近也牆面謂面向牆而無所見也
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三餘冬
者歲之
餘夜者日之餘
陰雨者時之餘
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

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

韓子齊桓公好服紫一
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

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
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郎中莫衣
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
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長纓鄙好且變鄒俗
韓子鄒
君好長
纓左右皆服長纓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
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鄒君因先斷其纓而出國

中皆不服長纓上之化下有如此者

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

言以德薄於往賢而

業則優於前事意欲儒學化下也

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

搢紳官服也言

此道之所行者蓋以祿利之使然也

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

古之君有以千金市

千里馬者馬死買其骨以五百金君怒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

年千里馬至者二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盡以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奔而

退走失其覓鬼五色無主是葉公輜

縑

輶

薄

青紫如

拾地芥而情游廢業十室而九鳴烏蔑聞子衿不作

輶車前衣車後為輜言貴位之服如車載之多取之易如拾地草鳴鳥鳳也蔑無也子衿學校也

弘

獎之路斯既然矣

獎勸也既然猶如此

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寂寞

日不見
功效也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輳闕下多

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

輻輳如衆輻之集於轂也青蒲天子內庭也以

青色規地諫者伏其上

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

將謂齊末人多忌諱此風不返

乎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

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周易君子以虛受人

此疑問之辭

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

萬寓宇內也介特也

何嘗以

一言失旨轉徙朔方

後漢蔡邕上疏

睚眦

有違

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

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杜塞

也讜正也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表
○薦禰衡表

孔融

融字文舉魯國人幼有異才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少府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俾使也旁求四方以招賢

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從子武說至疇咨熙載羣士響臻世宗孝武

廟號也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陛下謂獻帝也遭遇厄運勞謙日

旰厄困也日旰日晚也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

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力角反卓犖絕異也

初涉藝文升堂覩奧南隅謂之奧升堂覩奧言初學已見道之深也目所一

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

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桑弘羊以心計

十三月侍中張安世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以書三

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

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言

此二人雖聰敏比之於衡不足為怪異也忠果正

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國語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

賞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

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

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

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

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子曰直哉史魚厲者高也言

此二人之直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

不能過衡也

觀飛辯騁辭溢氣全蒲漏解疑釋結臨敵有餘全塵也

起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賈誼曰何不試臣為屬國以主匈奴行臣

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詭責終軍欲以長纓

也自責必係單于也屬國典夷狄官意

牽致勁越登朝引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

南越王而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

致之闕下

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路粹字文蔚少

學於蔡邕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

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

室言衡之才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龍

躍振翼喻任用

得施其才也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

多士增四門之穆穆紫微星喻帝座也尚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

四二

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

輩不可多得。鈞天廣樂，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激

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激楚，清辭也。陽阿，曲名。掌伎，司樂者。

飛兔騶急須引鳥鳥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飛兔，騶褭，古之駿馬也。王

良善御者，伯樂善相馬者。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

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篤，厚也。慎，重也。褐衣，士庶衣也。必無可

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言等即知此表非融一人署名，特自融執筆耳。

○出師表

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亮

亮字孔明琅邪人位丞相

臣亮言引先帝語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先帝謂備也三分蜀吳魏也益州蜀地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

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

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

忠諫之路也恢大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

宜異同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若有作姦犯科

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

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姦犯謂姦偽犯科條也昭明也偏私謂用情不

均薦賢正所以防奸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費禕字

文偉江夏人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

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

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咨謀也裨益也將

軍向寵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為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

軍事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

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

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

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桓壞也桓靈二帝用閹豎

以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侍中尚書

謂陳震長史叅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願陛下

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亮明也臣本布衣躬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於南陽布衣庶人服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

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之中遇事真摯諮臣以當世之事猥猶曲也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九引先帝知臣休後遺詔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寄委託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

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建興元年南中諸部皆叛三年春亮

率眾征之其秋悉平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中有蛇

毒交夏即發觸之者死惟冬春可渡言五月渡瀘以

見非得已也凡堯堉前日南征正為今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

不生五穀曰不毛

三軍北定中原獎勸也中原謂魏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攘却也姦

凶謂曹不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

忠陛下之職分也舊都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也至于斟酌損益進

忠陛下之職分也舊都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也至于斟酌損益進

忠言收到良攸之禕允之任也禕極有閱顧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討賊為已責
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借上兩層邀出此句若無典德此句新纏綿
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譏足
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
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文選卷之八

卷八

四

當

善

之

○求自試表

太和二年植還雍丘常自憤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植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

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

君不能畜無用之臣榮親謂爵祿名譽興國謂服叛威遠也無是者君父所不愛畜

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

之臣也畢命猶云盡命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

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

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爽不讓燕魯

之封其功大也

二號號仲號叔王季之親俱封於號而不辭者亦自以德繼之也周公曰

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功也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

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

幸矣

三世謂武文明三帝也陛下明帝也升平太平也言已無功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而

位竊東藩爵在上列

植封鄆城王在東

身被輕煖口厭百味

日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

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

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

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

周禮王之五冕玄冕朱紱

臣觸也即挂於吏議之挂詩云惟鵠在梁不濟其翼
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也植言與無益
於國而空衣綬冕恐
觸此譏是以慙也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安也

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

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

也敵國未平故武士不得
脫甲冑謀臣不暇安枕席
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啓夏王有扈夏之諸侯不供職
貢而啓伐之成成王也誅紂伐

奄乃周公事而曰
成王歸功於君也
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

之功繼成康之隆
假周之令德以喻魏卒乃卒業簡
之卒與史記爲德不卒卒字同

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

謂當矣

簡擇也方叔召虎皆宣王賢臣

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

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

或言治術或未盡也

高鳥淵魚喻吳蜀也

昔

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也

耿弇光武

將也俟待也弇為張步所攻帝聞自救之未至陳俊

謂弇曰虜盛可閉門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

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友欲以賊虜遺君故車右伏劍

父耶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救始至

故車右伏劍

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

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齊威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

之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雍門儁

齊烈士也越伐齊至齊境雍門儁請死王曰金鼓未

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右自

殺今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劍而

死越軍聞齊

有烈士遂退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

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

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

占其王羈致北闕

占窺其便也

此二臣豈好為夸主而耀

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

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

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

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為念伏見先帝

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

先帝謂武帝也武臣將也宿兵謂素習練

之兵耆老也即世死也言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

將士雖死而其名存也習戰也雖有繼此而生者不若宿

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

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

效致也毛髮喻小也不世之詔謂出常格也錐刀言小用也大將軍謂曹真也一校偏師也若東

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大司馬曹休也必乘危躡險騁舟奮

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

雄率殲其醜類馬黑色曰驪馘所獲之必效須臾之

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

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愧謂竊祿之如微才不試

汝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詞氣極激昂之生無益於事死無損

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

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禽息鳥視無所作爲流

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女六反流傳也衄縮也東軍

遜所敗故云輟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

吳會矣輟正也奮袂舉袖也攘衽褰襟也撫按也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

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

謂朱涯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塞謂黑山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

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

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

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

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

潞之役秦圖敗晉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景鐘景公鐘也臣聞

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

其功史記秦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

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

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曹沫者魯人也以勇

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魯莊公懼乃獻遂

邑以和復以為將齊桓公與魯會於柯而盟曹沫執

七首劫齊桓公桓
公盡還魯侵地

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
絕其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
臣皆絕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
退問之乃昔絕纓者秦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
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徧
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野人率三百
餘人畢力疾鬪遂大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
言趙者以秦趙同祖也植常遭讞貶為侯故有是引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先帝文帝也威王任城威王彰也臣獨
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
名並滅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能騏驎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
能進遭伯樂齊人韓國相是
仰而長鳴盧狗悲號狗盧黑也韓國知其才

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

驗搏噬之用

齊楚言遠也捷疾也

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

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

惟思

也於邑歎息也言已有志欲立功奈無知己舉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

夫臨博而企竦

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

博局戲也企舉踵也竦竦立也

拊拊也猶云伎儂也賞音知樂也識道知博也

昔毛遂趙之陪隸

猶假錐囊

之喻以寤主立功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

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君曰夫

賢士之處俗譬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

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

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原君與俱入楚遂定從而還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

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銜露也媒達也

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

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此之謂骨肉之親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

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文選集解

卷八

三

少

是

無

○求通親親表

太和五年植以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

曹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御治也寡妻寡德之妻也是以雍

雍穆穆風人詠之

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

昔周公弔管蔡之

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

左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自建親戚

以藩屏周室二叔管蔡也咸和也

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周之盟會皆以

同姓居先

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

爽差也骨肉謂兄弟也言雖有差舛

不至

親親之義寔在敦固

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

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

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

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儀皇后稱椒房

羣臣百僚番休遞上

遞迭也言眾臣百官宿衛以次休息遞為上下

執政不

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

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略至於

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

氣類修人事敘人倫氣類僚友也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

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

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

至於注心皇極妻音悻悻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一切猶一槩也春見曰朝

秋見曰覲皇極紫闥天子所居也

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

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

四節得展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展行禮也以敘骨肉之歡恩全

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

貴宗等惠於百司

膏脂也沐湯沐之屬貴宗謂外戚及諸公也惠恩也等同也百司百

也官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

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

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拔授謂拔擢任事也言已若非

宗藩亦必見采錄也

若得辭遠遊戴武弁

遠遊冠王侯所服武弁武士之冠也解

朱組佩青紱

組紱皆綬也言解諸侯朱紱佩將軍青綬

駙馬奉車趣得一

號

漢書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附近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珥筆簪筆也

出從華蓋人侍輦轂

華蓋輦轂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

承答聖問拾遺左右

拾遺謂拾其遺闕於君之左右

乃臣丹情之至

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棠棣燕兄弟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

匪他之誠

弟也毛詩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下思伐木

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

友生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

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真可取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

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

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

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

齊莊公襲莒杞梁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

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燕王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言已之誠足以崩城隕霜而不見信故云

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終向之

虛語

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

語獲依人

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三光日月

星也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發也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

唱言者何也

友于兄弟也否隔不通也獨唱謂先陳表也

竊不願於聖代

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

正自不妨明言

然谷風有弃予之歎

毛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谷風曰將安將樂汝

轉弁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

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

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與堯文相照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

者是臣懷懷費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

敢復陳聞者鶴立舉踵以望恩澤也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

聽也

○讓開府表

羊祜

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爲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

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

臣祜言臣昨出

昨出謂沐浴出也

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

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

台司三公也儀同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

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

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

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

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

祜同產姊

配景帝為弘訓
太后故云外戚

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

中之詔加非次之榮

猥猶曲也超然越過之貌中詔謂自中發詔非次謂不依班次

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

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

傾覆

言敗
禍也

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

忤逆也曲從謂受開府也若此

言禍
敗也

蓋聞古人申於見知

越石父謂晏子曰士屈於不知已而申於知已

大

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

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

緣因也所蒙謂開府之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晉化側席謂虛其正位以待賢也

然臣

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

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

臣所見雖狹

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

喜字季和上黨人

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

魯芝字世英扶風人

光祿

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

李胤字宣伯遼東人

皆服事華

髮以禮始終

領職曰服事謂服公家之事也

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

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

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

三人也塞滿也言已偏蒙此選是不滿天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

今道路未通方隅

多事乞畱前恩使臣得速還屯

前恩謂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

不爾

畱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

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畱連謂因儀同之命而羈畱也

○陳情表

李密

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蚤亡，母更適。人密養祖母以孝，聞蜀平後，晉武帝徵

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此

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

郡縣供祖母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

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舊本密一名虔，

想處字

之誤也。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險釁，艱難禍罪也。閔，憂也。

生孩六月，

慈父見背。

背，棄也。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奪志，謂易其志。母守節之志。祖

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

丁孤苦，至于成立。

零，丁危弱貌。成立，謂成人也。

既無叔伯，終鮮兄

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疆近之親內無應

門五尺之僮

晚有兒息言子幼也基功謂基服及大功小功之親疆盛也因此云無應門故

賜以奴婢也

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

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

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

所幸

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

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

聖朝謂臣也達

榮乃守刺名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也隕落也隕首謂斷落其首也

臣具以表聞辭

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

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

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

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

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

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偽朝謂蜀也郎署謂尚書郎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

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

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板擢謂郎中洗馬也

優渥厚也盤桓不進貌日薄西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

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廢遠謂廢養而遠離也臣

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

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

天后土實所共鑒二州謂梁州益州也言非但人知天地亦知也願陛下矜

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

死當結草結草即老人亢杜回以報魏顆事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

謹拜表以聞

謝平原內史表

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陸機

陪臣陸機言

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稱陪臣機前任吳王郎中令故稱

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賫板詔書即綬假

臣為平原內史

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王攝政故稱板詔

拜受祗竦不

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出自敵國世

無先臣宣力之效

言祖父遜抗皆吳臣非有功於本朝

才非丘園耿介

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

尚書無遠弗屆

擢自羣萃累蒙榮

進

萃聚也

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

入朝

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楊駿祭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三閣謂秘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服冕乘軒仰齒貴遊齒列也振景

拔迹顧邈同列

邈凌也言振其光景拔迹越眾迴顧自省遠於同列

施重山岳

義足灰沒

義足灰沒言宜死報也

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

濫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為故齊王罔

九

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

遭國顛沛謂趙王倫篡位遷帝

金墉也無節謂不能見危授命也曠濫謂蒙寬宥也何顏謂自愧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齊王罔字景

治罔舉兵討倫斬之

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

禪文受禪之文也

不負天地

誅始謂罪之首也言已雖繫獄負重罪此心實不負天地也以下則辯其未嘗作禪

也文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

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

守曹武思所以獲免袁瑜字世都馮熊字文羆顧榮字彥先曹武字道淵言此六人

初皆同事共思陰蒙避迴崎嶇自列陰蒙避迴詐發妹喪不預偷事

所以獲免之計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

列謂自分別也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推校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明而一朝翻然更

以為罪最爾之生尚不足尚會也區區本懷實有

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即罪就錯口結舌不敢上

訴所天何休墨守曰莫大之釁日經聖聽釁罪也言

君者臣之天罪莫大於

不患日經聖聽謂
日日經天子聽察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懷

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

迴霜收電使不隕越

陛下謂成都王也宥寬也霜電喻威隕越死也

復得扶

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

散輩謂散官之輩也感

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踏地若無所容

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

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以若無所容

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

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

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

不悟猶云不意也丹書定罪之書也

言蒙除其罪為凡民

則塵洗天波謫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

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

猥頓也太命天子命也符虎金虎符也謂授內史

使

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

陸沉謂無水而沉也翔鴻喻朝士也言我頓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

雖安國免徒起

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

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

張羽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使治之隨為冀州刺史青組

朱軒並二千石飾凡犯罪名已定而逃亡者謂之亡命

方臣所荷未足為泰

方比

也泰即孟子不以泰乎之泰

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

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

參并言雜

半也憲法也

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

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聖澤深矣

其金其玉

其大令

○勸進表

愍帝爲劉曜所殺瑯琊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以匹磾在冀州此表勸濟

爲天子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琨

建興五年

建興愍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

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

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

公臣匹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

司牧黎元

蒸衆也樹立也對配也越揚也司牧主養也

聖帝明王鑒其若

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

饗獻也天地神明依

人而行故聖人屈身以奉祭祀

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

之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

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

或替則宗哲纂其祀

言社稷屯難郊廟禮廢當取親戚藩王之英哲以繼祀

所

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珉臣

匹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

命

三五謂三皇五帝也肇始也宣皇帝河內溫人晉武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

世祖武皇

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

三葉謂宣景文帝各有文明之德故

云重光四聖謂武惠懷愍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左傳王

成王定鼎於郊歷卜世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

三十卜年七百作齊也

之際氛厲彌昏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禍謂趙王倫作亂氛惡氣也謂劉聰石勒

等昏亂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宸極

王室

喻帝位御謂御人之道天王崩曰賴先后之德宗廟

登遐登遐醜裔謂懷帝死賊延也

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先后謂上四帝也洛陽破後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

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故云皇帝

嗣建皇帝蓋愍帝也左傳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甄表

也

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

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

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不圖不意也薦重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被長

安也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

羊陵虐天邑

犬羊喻劉曜天邑長安也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

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

仍因也言琨等使人

奉表詣長安還因知愍帝沒也不守不能守也幽囚也劫脅也虜廷謂蒙塵平陽也

神器流離

再辱荒逆

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沒愍帝又喪也荒逆謂劉曜

臣每

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

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

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謂盡

天下之人也

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

三世言承前三世之恩舊註云

琨祖父恐遺匹
碑觀等字可見

承問震惶精爽飛越

承問謂聞破亡之事也

且

悲且惋五情無主

五情五內也

舉哀朔垂上下泣血

朔垂謂并

冀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

否泰相濟

昏明謂晝夜也相濟言否極當泰也

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

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

小白爲五伯之長

公子小白出奔莒後入齊爲桓公伯諸侯

晉有驪姬之

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

左傳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諧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薨

重耳還國是爲文公以主諸侯之盟

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

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

姿合於兩儀

陛下謂元帝

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

命名也

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

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

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

囂然憂傷貌夏太康出畋為羿所逐夷羿氏也

姬周姓幽王為犬戎所滅遘遇也離罹也言此二主遇難無能過也

陛下撫寧江左奄

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元帝居琅邪時加撫揚州諸軍事故云撫寧江

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有舊吳

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

攝服也不類謂異國也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

方企踵

敷布也暢通也企至也楊雄云延頸企踵謂自首至足此節文也

百揆時序

於上四門穆穆於下

侯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悅貌

昔少康之隆

夏訓以為美談

夏訓夏書也美談美其成功也

宣王之興周詩以為

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

不欣戴

顒然仰德貌

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

胤唯有陛下

元帝宣帝之曾孫也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

言萬姓歸附無

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左傳介之

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祚福也

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

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

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

裔遠也

一角之獸連理之

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

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德至草木則木連理連理

異本同末百數言多也

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

以萬計

冠帶謂四方土人要荒謂要服荒服也言外內士人諸侯同爲勸進之辭者以萬計

是

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

考度也函夏中國也趣向也尊號天子號也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

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

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

普天傾首之望

慰安也乃顧猶云眷顧也

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莢

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萬人得君猶枯木朽骨生其枝

某乳肉也

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

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

浹辰則萬機以亂

浹辰十日也

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

之會

鍾猶云適當也季末也九者陽數之極則有災會謂與厄會

狡寇窺寄伺國

瑕隙齊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

寄與覲同

狡猾也覲欲也瑕猶疵也隙間隙也齊民齊等之民無有貴賤若今平民也

陛下雖欲逡

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

逡巡猶退讓也

昔惠公虜秦晉

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

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

我者懼

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卻克呂甥曰將若君何眾皆曰何為

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虜秦

言為秦所虜也

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

元大也

龜可卜知吉凶但能不忘前

晉侯之事亦可為今之大龜

燭深謀遠慮出自曾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視人

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

執事君之左右

臣等

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

躍之懷南望罔極

盛禮謂冊尊號之禮

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

史右司馬臣溫嶠

溫嶠字太真太原人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使詣江

南士簿臣辟閭訓

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

臣礪遣散騎常侍征

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

榮劭字茂

世北平人爲清河太守

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

郭穆字景通

奉表

臣琨臣匹礪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謝安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謝詢河東人元康中

表為孫氏置守

冢人詔從之

張悛

悛字士然吳國人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

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

左傳晉滅虢襲虞而修虞祀樂毅伐齊而修齊之宗廟

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

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

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

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

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

暴興疾顛謂羽卒起卒亡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

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

不隳有後可冀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智主力屈於漢全身歸命則必楚廟不廢亦可

冀望也伏惟大晉應天順人武成止戈止戈謂武言用文德不用干戈

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西戎遠國也序謂有朝聘之次

序吳蜀歸各築館京邑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乎百世雖三五

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

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

青千里

孫氏謂皓子弟也。祥福也。金印也。青綬也。言孫氏子弟止肩為諸侯佩。晉印綬也。干

里謂諸侯封疆

當時受恩多有過望

過望過其所望也

臣聞春雨潤

木自葉流根鵙鵙恤功愛子及室

詩曰鵙鵙鵙鵙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子喻皓室喻吳

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

詩云昊天罔極又云

微彼桑土綢繆繡戶

追惟吳僞武烈皇帝

孫堅字文臺權既稱尊號謚曰武烈皇帝

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眾犯難破董

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

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

大破卓軍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真

威震羣校名顯往

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

羣僚謂董卓之徒往朝謂漢朝也堅子策以才武定亂

曰長沙桓王承堅業

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

紂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

曹操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

漢帝未發為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

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

陵殘於薪采

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開吳謂創造吳基也三葉謂堅

策權也殘於薪采為采樵者所毀壞也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

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

破吳之時武帝有詔

追錄先賢也二君堅策也言應書其名也

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

有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

先代謂漢也從

坐謂緣孫若連坐也

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

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
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
除塋壟永以為常

○讓中書監表

庾亮

亮字元規明帝欲使為中書監表讓後遷司馬錄尚書事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

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

行檢

節操也所居喪亂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庇廕也有道謂元帝也爰於也言我客遊逃難以求食而已

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

先帝

謂元帝也時福謂爵祿也龍興謂中興異常謂殊眷

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

元帝

聘亮妹為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

皇太子妃

階因也累重也服任也濯纓入仕也

頻繁省闥出總六軍

繁多也省闥謂黃門郎散

騎侍郎出總六軍
謂爲王敦中領軍

十餘年間位超先達

言爵祿越
先進之人無

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

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旣集上塵聖朝

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

祚聖政維新

謂明帝也諱
紹元帝太子

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

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

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

亮明穆皇
后兄也

姻婭

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

言更宜
避嫌也

雖太上至公聖德

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

皆有利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

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

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

姻昵七族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六姓二竇及臣

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

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輕薄猶云寒微人以此忽之故非大過每每見容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

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也四時喻諸王也權勢所任則

衆必嫉之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敝允信也不

容誅謂罪大也敝傾頽也

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

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

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此皆往

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

疏附謂賢才也姻進謂外戚也重闔宮門也

夫萬

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

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

處心脅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

立待也雖陛下二相

二相王敦王導也

明其愚款朝士百寮

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大

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忘也

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

貽患責哉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

悔是以慙慙口貢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

惶屏營不知所厝慙慙誠也察諒見信也屏營徘徊也厝置也以臣今地

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

門以待刑書今地謂嫌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監積多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

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矣觀其辭氣則富貴寵榮所不能忘却是真實語

○薦譙元彥表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以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

不應躬耕山藪桓溫

平蜀後上表薦秀

桓溫

溫字元子譙國人爲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

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臨

河而洗耳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

泠之淵

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

國語晉武公曰翼殺哀侯止

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爲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三君父師也

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

流競

謂使奔競之俗寧一也

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

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

無聞於空谷

兔置網也詩云肅肅兔置喻殷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也詩云皎皎白

駒在彼空谷刺宣王不能問賢也絕響無聞謂野無賢人也

斯有識之所悼心大

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

指穆帝也臣

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奉役謂征蜀也鯨鯢謂李

勢也既懸謂梟首也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

想王蠋

蜀

於亡齊之境

庶庶幾得之也左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

武羅伯而用寒浞武羅伯蓋夏季之賢人也史記燕初入齊聞王蠋賢使人謂蠋以為將封子萬家蠋曰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頸於樹枝而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

抱德肥遯揚清渭波

渭水濁波也揚清謂處濁世而不汙也

于時皇極

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

邁遇也道消謂君子道喪也

中華

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中華謂賊所

破賢者顧瞻而哀也望謂登仕之望也

凶命屢招姦威仍逼

李雄安車徵秀雄叔

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

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

不降辱

抗舉也玉立言貞也降辱謂降志辱身也

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

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漢書王莽既篡遣使者奉

璽書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豈宜以一身事二姓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

日死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
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
之節使者以聞莽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
說其言故云詭對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

西土蜀也言皆美秀

之節

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

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益宜

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

言當拔秀以勸敝俗也

若秀蒙

蒲帛之徵

蒲蒲輪也帛束帛也皆所以徵賢者

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

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幽遐遠夷也

○自解表

初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官尚書逮帝初及正抗表自求解職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

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

而言於臣寔所敢喻

勢弱謂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已微弱受制於桓玄不能自

保也敢喻言可以爲喻也

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

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退不能辭粟

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纂事

會無獨固

桓玄進到姑熟羣臣勸受九錫及禪位冊文皆仲文作言會無獨固者謂不能拒之

也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

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

貸謂假借言劉裕誅玄反正廣為假

借也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

佇聽也三驅去三面網而畱一面也

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縈維

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維之縈之謂不解

尚書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

以儷俛從事自同全人

裕誅玄時帝尚未反正故云否隔忘進退猶云不知進退

也儷俛從事厚顏也

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

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

胡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之顏居尚

書之次序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

表以聞

傳記

奏以聞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

備

傅亮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

屆至也洛陽晉所都故云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司雍二州也

河流遙疾道阻且

長

遙速也

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

月

伊洛二水名榛蕪荒穢也徑道也淹遲也

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

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鍾簏空列觀宇

之餘鞠爲禾黍

簏鍾格言都邑荒蕪唯有鍾格虛設宮觀之餘盡爲田疇而生禾黍也

塵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

五日奉謁五陵

五陵晉文帝崇陽陵武帝峻陽陵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及惠帝陵也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秦情禮獲申故老掩涕
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
等旣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旣備蕃衛如舊伏惟
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
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劉穆之字道冲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

義同三司復因裕此表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亮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

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

司勳官名主錄功勳者也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

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

義始謂初起義兵也

密勿軍國心力

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

穆之

為尚書左僕射又加丹陽尹

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

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

劉裕北伐轉穆之方僕射甲仗五十人入

居東城局致器局也棟幹棟梁貞幹也

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

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

班同三事謂贈儀同三司也

榮

哀既備寵靈已泰

生榮死哀人理既備寵其神靈亦已奢泰

臣伏思尋自

義熙草創艱患未弭

義熙安帝年號草創初始也弭止也艱患謂桓玄作亂也外

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

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

患公抗表北伐徐道覆勸盧循乘虛而下故云外虞內難

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

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

規密謨潛慮帷幙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風俗通禮諫有五諷為上

收入則造膝出則詭辭莫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見其際調隱而不露也

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

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左右助也言穆之出

將入相皆不辱君命也微無也履謙居寡守之彌固

言無此人不能安濟軍國之事履踐也居寡亦即履謙之意即褒多益寡之寡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

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抑絕謂辭封爵也古者天子建諸侯以白茅封五色

土賜以爲社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

宇言撫此事何可昧而不言謂者宋公意也正司俾謂正爲三公也甄表也謂表其所居土宇也

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

闕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

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屯難也夷平也如云險夷對始

終而言也金蘭喻同心也乃懷所懷也朝聽朝堂之聽也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齊明帝名鸞初立弟昭文文以

帝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

匡讓不受後廢帝自立

任昉

臣鸞言被臺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

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

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

太祖諱道成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

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

世祖諱頤字宣武遠太祖長子

皇大漸實奉話言

大漸病將死也話言謂屬後事

雖自見之明庸近

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已

自見之謂明一
至謂之偏才

實不忍自

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

尚書顧命出綴衣
於庭越翼日王崩

又曰后
憑玉几

遂荷顧託導揚末命

末命臨終
之命也

雖嗣君棄常

獲罪宣德

嗣君鬱林王也弃常謂
廢常道也宣德太后也

王室不造職臣之

由

造成也左傳范宣子數諸戎
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

何者親則東牟任惟

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

漢東牟侯

典居惠王子也誅諸呂有功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

廢賀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

言四海聞

廢王皆歸咎於我陵土未乾
訓誓在耳言武帝崩未久也

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

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

失圖泣血待旦

高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心之傷痛失所圖謀也無

聲而淚下曰泣血

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

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

漢書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

軍位在三公上神州謂揚州也儀刑謂表率也列岳謂北於諸侯也

尚書古稱司會中

書實管王言

今之尚書古稱司會為主天下之大計也中書官名掌出納王言

且虛

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

寵章謂封侯也禦侮謂為

驃騎言自知不可誰以為宜

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

譽一貫

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

辭一官不減身

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

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越爲期

不敢聞命

一匡管仲也千室謂諸侯之封也宅居也近甸謂宣城也

亦願曲畱降

鑒卽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固永昌之丹慊

苦獲申

羊祜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

又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庾亮封永昌

公肅宗以亮爲中書監上疏辭讓故乃云

懇誠丹慊也順許謂許所請也慊不足也

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

易昭言其心事易爲上所知也

敢守難奪

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

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

陵王梁武受禪以爲吏部尚書

任昉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

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翻無取

素門凡流言無門望

也輪運也翻翼也

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

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

進退猶云上下也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

籬不如一經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二令文史足用

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

屬齊楚徒失貧賤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而不納歸負書擔囊史記虞卿躡屣擔簦屬草

履也

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與

謗

漢書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故云囊被持斧暴勝之事也後漢書吳

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以上語意本此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謂為始興太守被解落也

除名為民知井曰之逸

古得罪之人皆著赭衣除名謂除其官爵百年上

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

歸

徒然空言也凡百歲稱上壽雲以上壽為空言即有之今亦已過半矣言年五十餘也亂離東縉侯

作亂也癘病也 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臯數畝
安歸不仕也

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
朝夕謂海潮也 鍾阜鍾山也 雖室

無趙女而門多好事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 雅善鼓瑟漢書楊雄素貧嗜酒

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
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
疏廣為太子太

傅兄子受為太子家令上疏乞骸骨上賜黃金二十
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廣曰此聖主以娛養老臣故曰

娛折芰燔枯此焉自足
後漢書鄭敬折芰而坐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

欣然樂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
在其中

謀
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周書湯放桀三千 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武王伐紂八百諸侯

不謀而同
臣釁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
會于孟津

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

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等謂已為齊臣也慙言不能為梁立功也降者泥首輿櫬以歸命顏面也言泥猶在面棺猶未毀

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已及

躬何以臻此

顧其身不堪至此

政當以接開白水列宅舊豐

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綰與高祖同居豐邑雲與梁武居相近故云

忘捨講之尤存

諸公之費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畱上待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祐

第問曰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上初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

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之費

俯拾青紫豈待明經

夏侯勝曰經術苟明其取青紫

如俛拾地芥言今不待明經而得也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

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

銓衡以平輕重關猶係也

漢

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

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

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勝可觀斯謂之雅俗郭泰字林宗知人好獎訓士類許劭字

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

慕企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勵不亦可乎戰國策淳

于髡一日而薦七人宣王曰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眾乎其餘得

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

其餘謂許郭之外魏志曰

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

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

毛玠魏尚書山濤晉吏部尚書遼落不相及也

齊季

陵遲官方淆亂

季末也陵遲零落也官方謂王政也

鴻都不綱西園成

市

後漢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

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

金章有盈筍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

金章盈筍未詳金章印也筍謂

盛衣器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時人謠曰貂不足狗尾續

草創

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

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

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鎰附蟬為文無材而蒙此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故云交失

近

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

緒業也參差不

齊也蕭何畱守關中常以食給漢王後封鄼侯返詢守河內收租四百萬石轉給光武軍後封雍奴侯皆

言有功而封也

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

漢書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畱侯東觀漢記曰光武卽位拜鄧禹爲大司徒制曰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益

親可封爲鄼侯

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

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

揚稅介免胄禮義是創後封稷嗣君吳漢白初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嘗獨繕檠弓戟上時令人

視吳公何爲還言方作攻具上曰隱若一敵國矣後封廣平侯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

野戰

殤帝崩唯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爲上蔡侯曹參有野戰略地之功封平

陽侯言此類也

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

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

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桓榮治歐陽尚書賜爵關內侯

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

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

漢明帝時外戚

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但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五侯王氏也成帝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言此非漢本約故云非舊章漢有恩澤侯無功勳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封亦若此也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

人貪幸豈獨無心

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疇酬也庸功也言我無功可酬

但有恩澤實有乖於儒者之道雖小人性貪幸蒙爵祿豈獨無愧於心哉

臣本自諸生家

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

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東

方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

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

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

范汪字玄平為雲遠祖道風謂妙達玄理秀出

也中興謂東晉也刑法也裁斬也元凱八元八凱言遠祖位斬同於元凱止及刺史而已牧伯謂刺史也

高祖少連夙秉高尚

少連玄平子也

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

宦東朝謝病下邑

少連為餘杭令

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

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

先志謂先

祖隱逸之志庶庶幾也齊永元初雲為國子博士天監元年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雖千秋之

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

車干

秋自園寢郎論戾太子事一日起九級至大鴻臚荀爽從徵時及登台司經九十五日言此二人之達不足比於我也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

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

言雖無知識至於名實不當損國累身亦知不可故不敢

叨冒也

陛下不弃營

野蒯

怪苦

愛同絲麻

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

無棄營蒯營蒯草名可以為索雲自喻也絲麻喻賢良也

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

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廻寵命則彝章載

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

奉表以聞

微物蓋雲自謂也免謂免咎責也

一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齊建武初有詔舉士王表

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昉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通壤引川

則溺者安任賢用能則亂者理

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

古者纁而

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纁塞耳所以掩聰也故云隱纁古冕字充滿也符璽印也

六飛同塵五

讓高世

袁盎謂文帝曰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

白駒空谷振鷺在庭

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而谷空也振衆也鷺白鳥也以喻潔白之士也在庭謂在王庭也

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

隱鱗謂君子如龍之隱也卜祝謂嚴君平之流也藏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謂大公屠牛於朝歌保謂伊

尹為酒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仙傳曰關令尹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

家傭保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也非取製於一狐諒

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

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也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尚書禹作司空棄作

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寢議廟

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堂借聽輿阜與阜賤士也言寢息卿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臣位任隆重義

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

格以清談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英俊下僚不可限

以位貌

僚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職不可以位卑貌陋而限之

竊見秘書丞項

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

七葉

謂自王覽下至曇首僧綽儉凡七代冠冕不絕故云重光而為海內所推美也

神清氣茂允

迪中和

也 迪蹈

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

衛玠字叔寶好

言玄理常以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彥輔樂廣字諸人皆以放任為達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言

有之

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

漢書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

辭賦清新屬言玄遠

室邇人曠物疎道親

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

不親已在貧賤不患物不疎已親疎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

養素丘園台階

虛位

台三台星主三公也言此人不仕則虛三公之位

庠序公朝萬夫傾望

言使此人居庠序立公朝則萬人皆傾心而仰慕也

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

而已哉

荀顗字景倩魏太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顗令君之子也

有父風李固字子堅司徒郤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前

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

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

僧孺東海剡人也筆

耕以筆代耕也班超為官傭書以供養

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

車胤學而

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

日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

編用為書孫敬在太學編揚柳簡以為經

先言往行人物雅俗

言古人言行政俗無

不備

甘泉遺儀南宮故事

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

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令弘前後所陳皆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

以為故事

畫地成圖抵掌可述

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還霍光問以戰鬪

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

豈直

庭

廷

鼠有必對之辯

竹書無落簡之謬

竇攸舉孝廉為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

者攸對曰鼯鼠也詔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文士傳人有於嵩山下得簡一

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果然士庶皆服其博識

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

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

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誠言以人

廢而才實世資

言雖已之言可廢而
二子之才實可用也

臨表悚戰猶懼

未允不任下情

○為褚諮議秦讓代兄襲封表

秦南康郡公褚淵嫡子少出外養有

庶兄賁襲爵秦既長大賁上表請歸封於秦天子許焉而秦上此表讓也表與集詳略不同

任昉

臣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奔所請以

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

承家允膺長德

國語曰奕世載德載成也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

德德鈞以下卿大夫稱家言兄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

而深鑒止足脫

屣千乘

言兄賁有止足之鑒視所封郡如脫屣

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

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

謬誤也庸薄自

謂也國讓讓南康也弘大也有歸言義名歸兄難奪言已志不移也

昔武始迫家臣之

策袁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

張純光武封其子奮

嗣侯奮以父遺勅違詔不受有詔書下獄惶懼乃受丁綝卒子鴻當嗣上書讓於弟弟不受遂逃去後因

友人鮑駿責之鴻乃感悟還就國

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

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

先臣謂父也大

宗謂伯父宗絕緒謂無嗣也稟承在昔謂父出繼之命也終天謂本生也

若使賁高延陵

之風臣忘子臧之節

延陵季札也讓吳子臧讓曹故互舉之

是廢德舉

豈曰能賢

左傳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

賢使主祖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
君之舉豈曰能賢蔡引此以明讓
陛下察其丹款特

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

停絕謂不襲封也若不見免當

投竄草澤以遂已志

不任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

誠恐

文選纂註

卷八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竟陵文宣王于良薨西昌侯以天子

命假黃鉞贈太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昉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

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

青編落簡

貿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恐山谷移易置諸書府則編簡殘毀不如立

碑之久也

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

沂川之側

配天謂漢高也泗水南高祖廟前有碑素王孔子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

共列七碑

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

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
疑汝於夫子此言沂川之碑也

尊主之情致之於

堯禹

此言泗水之碑也

故精廬安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

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

精廬謂寺觀也

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宰之美猶尚刊勒碑頌況有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者乎

故太

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

帝則周公其人

袁盎曰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

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

利之專

出藩謂爲刺史也入守謂爲司徒也尚書曰爾有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左傳子產曰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

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

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

得而稱焉

東平王蒼曰為善最樂

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鳴鵲東

徙松檟成行

周公有居攝之情猶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鵲鵲以喻鵲鵲周公救亂也成王

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鵲鵲焉說苑

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

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

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言成

行者明年

六府臣僚三藩士女

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

月深遠也

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南兗州刺史斯謂之三藩

人蓄

油素家懷鈴筆

蓄積也油素絹也鈴筆粉筆所以書也

瞻彼景山徒然

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

晉令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景謂景行也山謂高山仰止

也言藩府士女皆瞻戀王之景行空然思慕願立碑也 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

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置之者反

蒙嘉歎

晉時令諸墓者不得作碑而司徒魏舒死特賜之碑泯滅也阮略爲齊國內史爲政表賢

黜惡風化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歎美其意爲謂作也置立也 至於道被如仁功參

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被及也言人有大功如管仲者則宜在尋常禁令之外

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卽爲成規乞依二公前

例賜許刊立

軌迹也言竟陵王賢與褚淵同迹親與王凝同規請爲立碑以依二公之例

寧容使長想九原焦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轡軒不

知所適

九原晉大夫葬地樵蘇采薪人也秦攻齊令

禁凡帝車暫止曰駐蹕長陵蕭何曹參陪葬之所

帝詔曰朕望長陵見二臣之隴每有感焉輒軒車也

無傳故云國識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

其禁不知所適

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

閭里門也孤賤雲

我逢齊網之寬不禁客遊王門故慮先犬馬厚恩不

乃得委質事太宰已經二十四年

答而敝帷毀蓋未薶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

列女傳虞

貞節曰人命長犬馬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禮

記仲尼曰吾聞之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

埋狗也戰國策論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薶以

御螻蟻西京雜記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

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

薶荷也言我常恐先死不得報恩誰知我未藉螻蟻

而太宰已
在幽泉矣

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

浦長號北陵

微物雲自擬也南浦迎喪處也北陵竟陵王葬處也

既曲逢前施

實仰覲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

感

前施謂先許送葬也覲幸也後澤者謂立碑也杜元凱好爲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爲谷深

谷爲陵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晉書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頌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

臨表

悲懼言不自宣

上書
○上書秦始皇

李斯

斯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為客卿會鄭國來間秦以作溉渠覺秦大臣請一

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書請除逐客之令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

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史記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

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穀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戎宛小國名

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

史記百里奚謂

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左傳晉邳芮丕鄭丕豹奔秦公孫支秦大

夫子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

桑也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

富强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强

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擊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舉猶取也卽孟子五旬而舉

舉之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

上郡南取漢中

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三川韓界上郡地名漢中蜀地

包九

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

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九夷屬楚鄢郢楚二縣制據之也成臯縣名周

之東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强公室杜私門蠶

竟

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秦昭王母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

弟曰芊戎爲華陽君魏冉爲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蠶食言如

蠶之食葉

此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疎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

之實而秦無强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

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

鳳之旗樹靈鱗

徒河

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

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

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

駿馬馱馱不實外廐

馱馱良馬名

江南金錫不爲用蜀之

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

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綯之

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

不立於側也

隨俗雅化謂開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冶美也窈窕美貌

夫擊甕扣

缶彈箏搏髀

陞

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

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

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

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

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
人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
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
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
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
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黔首民也使天下之士退
而不敢西褻足不入秦褻足將登途也雖褻足而不敢入者畏之也此所
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

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
讐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

陽事吳王濞王有邪謀陽奏書諫惡惡不欲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

胡越齊趙淮南之

難然後乃致其意

鄒陽

陽齊人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

胡越

未央有曲臺殿衡猶稱之衡言其懸法度於上也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

陳勝連從

容

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晚節末路謂二世時

也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扣擊也函谷關名咸陽秦所都也

何則列郡不相親萬

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

伏兔

言胡人馬盛揚塵不見鳥獸也

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

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

屬及也此假言吳與諸國并力為漢拒胡

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北伐漢耳故說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也

何則強趙責於

河間

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襄王無

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之地

六齊望於惠后

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鳩殺之獻

城陽地尊魯元公主而得免後文帝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愚而追怨惠帝與呂后

城陽顧於盧博

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

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三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故喜顧念而怨之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文帝憐淮南厲王不軌失國乃立三子於淮南安為淮南王勃

為衡山王賜為宣江王言三子皆望墳墓思其父見遷殺也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

之不專

假言不專救漢實謂諸國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

胡馬遂進窺於

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假言胡越水陸共伐漢實言胡為越難越為吳難不

可恃也邯鄲趙都也長沙郡名青陽水名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

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

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陽惡指斥其事因雜亂其言意欲沮吳之計使不舉兵而隱其言詞也言吳趙欲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拒趙如此則吳趙各深不能相濟患憂也以王不知憂而陽為之憂

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

砥節修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

精極慮

言變易精神極盡謀慮也

則無國而不可奸

奸求也

飾固陋

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

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

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言來遊於吳已歷數王自齊至吳渡淮千里下

風之行言王之美行及人如風之下也

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

至猶云至

言也

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鶚大鵬也鷙鳥比諸侯鶚比天子

夫全

趙之時武力鼎士絃

縣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

能止幽王之沈患

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鼎者趙幽王反高后殺之沈沒也

淮

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死士義士

也盈朝多也淮南厲王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貴不能

安其位亦明矣諸專諸貴孟賁皆古勇士故願大王

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

衣據關即入關也寒心銷志見國家自立天子之後

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文帝遣東牟朱虛侯章

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邾小深割嬰兒王

之文帝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嬰兒皆壤子王梁

代益以淮陽厚割地與之言孝文帝於骨肉厚也

梁王參為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

代王也

濟北王興居反使將擊之興居自殺故云仆淮南王
文帝弟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故謂囚象新垣
等謂二國有奸
臣如新垣平也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

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

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規猶制也變

易權勢新政令也大
臣難知難探測也

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

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

新垣平許言鼎

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弗迎則不至為
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過誤也言
至為此謀則吳嗣
必不在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

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
城破之不畱行言攻之易也

收敵人之倦東馳函谷

西楚大破

收敵人之倦言乘
人之疲而收功也

水攻則章邯以亡其滅

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

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此壘上文

此皆國家

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故當詳審也

之不幾昔也願大王燕察之

爵之姑當籍審也
言國案不可無幾

劉華傾陳王以失其財

表也此疊山文
陳亦表其情也王親

此其國也

○獄中上書自明

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

於王王下陽獄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

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荆軻發後太子相氣

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畏謂畏其不能刺秦王也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

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

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

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太白天之將也

夫精誠

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變動也諭曉也兩主燕太子秦昭王

也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

世所疑

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也

是使荆軻衛先生

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

楚王誅之

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曰石也王別和氏左足王

薨成王卽位和又獻之又曰石也別其右足誅亦刑也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李斯

具五刑故云極胡亥二世名

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

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

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賜夷

比干

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子胥自剄王乃以尸盛以賜夷之革浮之江中賜

夷以皮作鵬形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或相識至老不相知或一見之頃即如舊交

何

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

丹事

藉借也丹即燕太子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

存魏

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

魏累遂自剄齊兵遂却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

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

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言蘇秦於天下則反覆無信於燕則有尾生之信也

白圭戰亡六

城爲魏取中山

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何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何

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

劍而怒食以馱驥

音蹄言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烹一駿馬以食之馱驥駿馬也

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

音昔

肝相信豈移於浮

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昔者司馬喜臚脚於宋卒相中山

司馬喜爲宋所別說中山之君而以

爲相臚

范雎摺

拉

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

范雎隨魏中大人須

別也

賈使齊齊襄王賜范雎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爲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齊齊遂使人笞擊范雎摺脇

折齒雖得出亡入秦
爲應侯摺亦折也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

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

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狄殷末人
衍周末人

不容

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

比周朋黨也

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

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

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

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

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

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

鑠金積毀銷骨

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鑠消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積讒毀

之言骨爲之銷也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

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

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

奇獨也公聽並觀言無私也

故意合則

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

象管蔡是也

丹朱堯子象舜弟管叔蔡叔皆周公弟

今人主誠能用齊

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

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捐棄

也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封比干
田常弑簡公而立平公齊國政皆歸田常

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

也糾剖比干心剗孕婦武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强霸

諸侯讐謂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文齊
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卻之難遂以强霸

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仇謂管仲為公子何則慈
糾射桓公中鉤

仁殷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强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

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

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

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藟肝膽

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

而跽之客可使刺由

跽盜跽也由許由也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

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

大王道哉

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

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囚以劍刺之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以暗投人於道路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

而至前也燔木根柢輪囷

去倫

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

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柢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無缺也器謂服玩之屬

故

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

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言貴先容

也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

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

蒙被也伊管伊尹管仲也

欲盡忠

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荊軻之說而

七首竊發

軻之得見秦王以王寵臣蒙嘉受賂而爲之先容也

周文王獵涇渭

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

烏集如烏鵲之暴集也

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

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

拘攣執滯也昭曠大明也

今人主沈於諂

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

沈溺也帷牆妻妾所居也

使不羈之士與

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畱富貴之樂也

不羈謂才高不可拘束皁飼牛馬櫪也鮑焦避世采

蔬子貢難之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焦遂

棄其蔬立枯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礪名

於洛水之上

號者不以利傷行

砥磨石也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

朝歌墨子廻車

勝母嫌於不孝朝歌嫌於不時故二賢惡其名

今欲使天下

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

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

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而趨闕下者哉

恢廓廣大也脅迫也

蠲蕪之中耳安有盡忠而欲聞不音者

也音賦也
刺蠲蕪人

以事請歸之人而求縣丞欲去其限生有外子熱穴

和順之士藉然沉重之難濟其其獲之貴臣而于其

時高墨子賦車

然不制其二覽其公
親母難外不來時細難

今其公天下

○上書諫獵

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疏諫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

期賁育

賁育孟賁夏育也

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

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

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

軼才過於衆也駭驚也不存謂勢不可以存也屬車

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鳥獲

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

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軼也豈不殆哉

軼車後橫木也

雖萬全

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

而馳猶時有銜櫪

渠月

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

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

銜馬勒也櫪駢馬口
長銜也利猶貪也

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

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

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多藏於

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

垂堂

畏欄瓦墮
中之也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

幸察

○上書諫吳王

乘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然望謀為逆乘奏書諫王不納

枚乘

乘字叔淮陽人景帝時拜弘農都尉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全謂安全之道

舜無立錐之地以

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

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不絕三光謂日月不食五星不亂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

父子喻君臣也

忠臣

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

心腹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

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

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

三十斤曰

鈞不測言至深也

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

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引孔叢子子貢諭東郭亥語駭

驚也鼓擊鼓也鎮壓也結續也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事之幾微切意其間不容一髮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脫脫於禍也

必若所欲為危於

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

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

弊猶盡也

究萬乘之勢不

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

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

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

滄涼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

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

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

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

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言養由基之所得射者百步內耳以已謀慮深

遠較之則養由基乃未解持弓矢者矣操持也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

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之雷

力故

穿石殫極之綆斷

幹泰山之水雷久而滴穿其石綆索也井上木也言井索用久而斷其木也

水非石之

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

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言析計之則尚明合較之則必訛

石稱

丈量徑而寡失

謂大較易為智曲辨難為慧也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

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

三尺曰圍十圍言大也蘖小也

據其未

生先其未形也

言制事在於未發

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

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

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晁錯為御史大夫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舉兵反以誅晁錯為

名漢斬錯以謝諸侯乘

復上書說王使罷兵

枚乘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

去聲

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

塞東當六國之從

子容反言秦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六國也羌笮夷名

六

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

信陵君嘗率五國兵

逐秦至函谷關其後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以拒秦燕復使荆軻刺秦王

并力一

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

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

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

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項羽三分秦地而漢全有之故云全

今天下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

輕重國之小大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

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

劒鋒接必無事矣

訾量也蚋蚊也蠅蚋固不能害牛朽肉觸劒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

類於斯無事言必無成事也

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

遺約

失職謂削地也先帝約謂本封

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三公

謂晁錯也錯爲御史大夫而言二公者重其事也前過謂削地

是大王之威加於天

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

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隱匿謂僻在東海也居過中國謂勝於京

師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

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方輸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

獻也山東府吳府名也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

陵之倉海陵縣有吳太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

奇免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上林天子苑長洲吳苑名遊曲臺臨上

路不如朝夕之池吳以海水朝夕為池漢宮池小故不如深壁高壘副

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壁壘軍城也副重也關城函谷曉武等關也江淮吳之所

以為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

十半言王蚤還計十分之中得五分安全故云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

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

羽林黃頭習水戰者也掩其不備曰襲都謂吳都廣陵魯東海絕吳之饗道吳饗

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

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

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王勃也及吳楚反皆

守漢約不從吳齊王殺身以滅其跡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樂

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

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四國謂三淮南及齊也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故曰囚

今

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吳地方千里梁下屯

兵方十里言王

張韓將北地方高宿左右

張張羽韓韓安國也

已見制於此地

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

弓高侯韓頽當也宿軍左右

息

言吳兵之急也

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息息也引蘇秦之願大王燕秦

言吳兵

也言高帝韓將當也言軍主亦其不替不舉軍不替太

其言其北此張韓北此言高帝式韓安國此

大王引去千里之國而韓欲十里之內矣言其下也

地不西封亦引引矣言齊國此王欲此也

○詣建平王上書

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

淹繫州獄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賤臣鄉衍也叩心言恨也

庶女告

天振風襲於齊臺

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有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不能

自解故冤告天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

沈約

雷電下擊齊臺書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

何者士有

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引淮南子文也一定之論承叩心而言不易之行承

告天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

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

今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

停止也左右謂讒毀之人言且

止而不聽其言也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

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

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

日者猶頃者升降出入於承明闕金華殿謂嘗

官於朝廷也

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

局影側身皆戒懼也

疑嚴局禁宮闕間也

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

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

鳴盜謂雞鳴狗盜也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

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避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

大王惠以恩光顧

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

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佩猶荷也豫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分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結纓伏劍言死也淹願殺身使萬分中有一分剖心摩踵以報所天所天謂王也不圖小人固

陋坐貽謗殃貽取也殃毀也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

酸鼻痛骨昭憲明法也幽圜謂獄也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

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遺失也言如有所失加以涉旬月迫

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

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

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

間臥於巖石之下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

授老子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

之上

結綬謂登仕路也金馬門也高議謂論事也漢宮有雲臺

退則虜南越之君

係單于之頸

謂終軍賈誼

俱啓丹冊並圖青史

啓開也冊書也寧

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

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

義

直不疑爲郎其同舍郎失金妄意不疑不疑償之後誤持者來歸金郎乃大慙伯魚第五倫字也帝

問倫曰聞卿笏婦翁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曰臣
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不
義指笏婦翁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
事而言

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

絳侯周勃

也勃爲太尉故云上將史遷司馬遷也室蠶室也

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

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

魯仲連爲

趙却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接輿佯狂避世而行歌

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

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

嚴光字子陵與世祖同學變名姓隱張仲蔚隱居蓬

蒿没人東越會稽也西秦扶風也

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

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

鉗口吞舌不言也

何以見齊魯

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

齊魯燕趙義俠所出

方今聖曆欽

明天下樂業

曆曆數也

青雲浮洛榮光塞河

青雲榮光皆河洛之瑞也

西泊臨洮

土刀

狄道北距飛狐陽原

臨洮狄道飛狐陽原皆邊地也泊距

皆至也

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

言旁及四夷皆浸沐天子之仁義昭景沐

醴謂昭景星沐浴醴泉也

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

園門獄門也

物之微有足悲者

凡一微物失其所足以悲而況人乎

仰惟大王少垂

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

骨

晏子春秋景公田於梧丘夜夢五丈夫徒倚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靈公出畋有五丈夫驚

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其具在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故云不愧沈首也後漢

書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奔亭爲亭長龔
壽所殺取其財物埋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亭
覺壽姦罪
奏之殺壽
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

梁武詔昉曰卿爲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

於言而辯於才
可卽制付使者

任昉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

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

緒事也俯下也不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也

言累代以來
少有如此者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

四世漢武帝也
三祖謂魏武文

明也此皆能文
之主故昉引之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舜彈五
絃琴造

南風之詩調露
調和致甘露也

性與天道事絕稱言

性與天道言帝
自然能文稱言

所稱述
古人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

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
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

暮之遇也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也

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

天飛比嚴徐而待詔

奉龍潛謂帝在齊朝時助已得承奉也天飛即飛龍在天之謂

賈馬謂賈誼司馬相如也嚴徐謂嚴助徐樂也

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

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

詔有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故云

謹輒牽率

庸陋式訓天獎

式用也酬答也

拙速雖效蚩鄙已彰

孫子兵法曰兵

聞拙速未睹工久謂答詩便成也

臨啓慙慙

女六

罔識所寘

音至慙愧也寘置也

謹啓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忠貞壺也蘇

峻反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眡眡隨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

忠

貞

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修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

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

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

緒胤也忠謂壺死王事孝謂眡眡死父難也裔嗣也言年

代遷易後嗣孤弱而沈塞

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孤兔成穴童

牧哀歌

表華表也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

豎躑躅而歌其上言墓摧殘若此

感慨自哀日月纏迫

纏迫急速也

陛下

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

言壺是晉臣而梁武大示教義故修理之非求功效

於今也

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

言壺餘烈雖存不過盡忠於晉非有

功於今也

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

左傳死王事加二等渥厚也言壺為晉死

王事而不加故云闕於晉典

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

樵蘇之刑用秦攻齊禁柳

下季壺樵採事言此刑久絕今天子修壺之墓是遠流皇代也

臣亦何人敢謝斯幸

非分而得謂之幸

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昉為尚書殿中郎父夏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

月單衫廬於墓側蕭時作相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蕭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昉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

諒信也款

心也還旨謂不許也

悼心失圖泣血待旦

失圖荒迷也

昉於品庶示

均鎔造

鎔造造化所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同造化之一物

干祿祈榮更為

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

言事迫情

切口不忍言故陳茲啓

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

言祿薄也

飢寒無甘

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

甘旨飲食也晨昏定省也由飢寒限役故廢闕其半

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

言神靈依憑几筵三

年內能幾何時

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闕若無主

奠酹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如在之誠何所寄晨暮無人哭臨則寂寥無祭主矣闕空也

所守既

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

守服喪也無別理不貳也窮咽哀泣也多喻多比喻也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格至也區宇天地也塗道也

若霈然降

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

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

野之人僻陋無心言如此則是明土孝治天下及於僻陋而無間也

錫類所及匪徒教

義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以此及人非徒以教義爲化也

不任崩迫之情謹

以啓事陳聞謹啓

彈事 ○奏彈曹景宗 梁高祖卽位昉爲吏部郎遷中丞有此奏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

顧望避敵逗撓有刑 綏是執綏之綏言死於執綏不敢棄也以死制例之可見舊註

以綏爲却未妥逗撓逗畱而阻撓也 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

令抵罪已輕 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爲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

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非國典也其諸

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

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 勲 儉

文選卷之八

險 侵軼蹙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獯獫狁奴名謂後魏主也

王師謂梁軍也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淮徐河兗皆屬梁地捷軍所獲也師

有功則奏 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諸葛恪作

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軍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塗中金城西汭曰塗澗魏

步道所出此言破敵之易也 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凡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 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

司部司州也懸隔去都遠也 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

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司州刺史蔡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戰守城數日

不能起聞戰鼓 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

聲憤吒而卒

則耿存而蔡亡

李陵將兵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耿恭以疎勒城傍有澗水

可固乃據之匈奴來攻恭於城中穿井揚水示虜虜以爲神明而去言道恭比之陵則不失節比之耿則

又死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

事也闕單于後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

漢武帝遣公孫

敖築塞外受降城涉安侯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啓土開疆也

寔由郢州刺史臣景

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

受命不即行也

故使蜎結蟻聚水草

有依

言景宗縱魏兵使如蜎蟻之結聚而依水草也

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

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

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劬

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援

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戍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劬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

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

寘置也主謂為罪首也以主為句臣當下讀

臣

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

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

言拔自行

陣之間也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即獵之發縱指示也言景宗譬之於

獵則無發縱指示之功又無奔追殺獸之勞也

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通侯列侯也

負擔裁弛鐘鼎遽列

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於負擔君之惠也又宋左師

每食擊鐘家語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言驟貴也

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左傳曰鄭

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自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景宗無此功而亦當此賜也

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

踵足也造化喻君也言景

宗蒙君恩已深卽爲國苦戰以
膏血潤草塗原亦豈宜有辭

且道恭云逝城守累

旬

言道恭死後衆猶拒守無二心也

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

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

人斯謂景宗也覲疆也

昔漢光

命將坐知千里

東觀漢記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

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首也詔書到興已爲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

魏武置法

案以從事

魏書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

故能

出必以律鎚銖無爽

易云師出以律鎚銖輕重也爽差也

伏惟聖武英

挺略不世出

挺拔也略謀也

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

實弘廟算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得算多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

庸固

謂景宗言昏庸而膠固也理絕言提謂不可與言也

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

逆胡

後魏

聖朝乃顧將一車書

聖朝謂梁乃顧謂眷顧天下也一車書謂欲平天下

使車同軌書同文也

慙彼司氓致辱非所

慙傷也司氓司州之人也

早朝永

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

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

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絀諸

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

僚官也偏裨小將也絀沽

也咎罪也攝追也隨
違謂隨所犯之事
以有
罪也

臣謹奉白簡以聞

景宗本列侯
而用白簡者

○奏彈劉整

內謹案以下等語昭明已刪而舊本欲應彈辭乃存全文似贅今照註例

分行
細書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

汜

凡毓育

字孤家無常子

汜毓字稚春敦睦九族青士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

常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

有立謂立志也

千載美談斯為

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

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畱奴自使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

上經十二月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
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唯米
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
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
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
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與道先
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
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畱自使婢
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
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
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
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
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
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
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
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
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
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顧借上廣州

口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
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
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
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
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
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
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
音及奴教子楚王法忠等四人于時在整子身左右
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
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
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
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
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
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
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
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
于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
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畧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

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
絀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
主即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問闕闕耳名教所

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純袴

前代外戚謂是齊朝后妃之親也純袴謂外戚

驕奢之服

惡積釁稔親舊側目

釁罪也稔熟也側目言疾之甚也

理絕通

問而妄肆醜辭

禮嫂叔不通問故云理絕通問也醜辭謂罵言

終夕不寐而

謬加大杖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

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

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

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

舜不失蒸蒸之孝竟夕不寐是指姪言兄弟之子猶

吾子且當竟夕不寐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

汝南薛包字孟嘗弟

而乃加以大杖也

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高鳳自穢

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高鳳自穢

爭訟寡嫂高鳳字文通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

與寡嫂訟**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昔人**

睦親衣無常主衣無常主即汜毓也註見本文前**整之撫姪食有故**

人謂責米也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

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

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檐**昌帷

交質音至謂取車帷也折券棄債漢高祖從王媼武貫酒事也六斛四斗為鍾十六斗為庾言嫂雖

負鍾庾之多亦宜折券不論而整為六人之無情一斗米而取嫂車帷為質言整之罪深也

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紳冕衣冠也

臣等

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
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
采音不款偷車闌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
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以聞

○奏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

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左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

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西漢書儒不疑為京

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

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

升降窳

鳥瓜

隆誠非一揆

二族夫妻二姓也伉合相固敵而合也窳下也隆高也

固

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

昌亮反懷

羸謂晉文公曰秦晉匹也涇水清渭水濁舛猶雜也

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

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廝庶

兩壻相謂曰
婭廝廝養卒

也

販鬻祖曾以為賈道

以祖曾之高門嫁子女而取財利有如商賈之道

明

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

胤嗣也
世業謂

上代德

樂卻之家前徽未遠

樂即樂盈之樂卻即卻克之卻皆晉卿族也左

傳叔向曰樂卻胥原

降在阜隸徽美也

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

禮三十壯

有室室妻也阜隸賤者言嫁娶

結褵

離

以行箕箒咸

失其所

褵婦人之幃也女將嫁母為結其褵箕箒婦人所執也今則非其匹偶是以失所

志

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

宸歷天子歷數也御寓謂梁

御天下也革改也憲法也

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

殄

殄滅也

陛下所以負辰與言思清敞俗者也

辰屏風也敞俗

謂雜婚姻也

臣實懦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

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權右用事者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燠蠹敗也猷道也

言已雖有張綱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而王源事同狐鼠族有承藉一失綱紀亦敗天道也

風聞

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

風聞采聽也源東海人

源雖人品

庸陋胄實參華

胄代也參華與華胄相參也

曾祖雅位登八命

王雅

為右僕射

祖少卿內侍帷幄

少卿為侍中常侍帷幄謂在天子左右也

父璿升

采儲闈亦居清顯

璿為東宮官采事也儲闈東宮也

源頻叨諸府戎

禁豫班通徹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

諸府諸禁府也通徹通侯也源

列在此官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在遠謂為輒

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

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魏志滿寵為太尉子偉嗣偉弟子奮至司隸校

尉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息子也鸞子之名也王源見告

窮盡即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

慈吳郡正閤主簿王慈稍歷侍中吳郡太守源父子因共詳議判

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

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

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歿武秋之後無

聞東晉

滿奮為苗願所殺故云願身西朝謂晉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死也武秋奮字言奮

後不聞子孫在東晉

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

潘楊之睦有異於此

駭驚也言王滿與潘楊異也

且買妾納媵因

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

第簀也

鄙情贅行造次以

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

贅行穢行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

源即

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

世資祖父之業

也參與也

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

列子曰殷

紂魯桓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買絲來即我謀言源以行媒之禮同抱布之事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

薰不猶雜聞之前典

季文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格至也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

同器而藏薰香

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周禮

草蕕臭草也

有六卿言源祖父之貴也胄嗣也管庫賤人也

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

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

室死則同穴輿臺賤臣也言源以此等子孫而使其女嫁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

高門降衡

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

陸雲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衡橫木為門

凡庶之家也言以己高門自降與凡庶連親乃是輕祖辱親也蔑無也

此風弗翦其源

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

翦除也黜汚也比屋猶云各家也

宜寘以

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

革心於來日

伍等也已汚謂王氏也方媾謂復如此婚姻者

臣等叅議請以

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

上曰禁

止視事使如昔無官之時

源宮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梁昭明文選卷第八

